

## 洪武时期山东沿海卫所建置述论

张金奎

明初海防以海上巡航为主,从洪武十七年开始逐渐完善沿海陆上防御体系。山东地区虽然是倭患重灾区,但因多种原因,以海防为主要指向的陆上卫所建设相对滞后。本文拟对山东陆上海防体系中的各个卫所的建置时间、位置、功能等逐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 一 青州左卫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八年十月,“置青州左、右二卫指挥使司”<sup>①</sup>。但《实录》中同时记载洪武二年四月,“大将军徐达师入安定州,以降将陈宗聚、李克让署州事,调青州右卫官军守之”<sup>②</sup>。《宁远卫选簿》则记载山东平度州人丘云勋,“吴元年归附,充权百户。三年除青州左卫百(户)。二十一年过海升定辽右卫中所副千户,本年八月与世袭”<sup>③</sup>。两则史料显示青州左右二卫的设置时间似乎并没有那么晚?这是怎么回事呢?

吴元年十月,徐达等率军北伐。山东沂州王信父子阴持两端,朱元璋遣人密谕徐达:“王信父子反复,不可遽信。宜勒兵趋沂州以观其变。如王信父子开门纳款,即分两卫军守其地。信父子及部将各同家属遣至淮安。若益都、济宁、济南俱下,各令信军五千及我军万人守之……”<sup>④</sup>同年十一月,徐达按照朱元璋事先的部署,先分兵扼守黄河,然后集中兵力围攻益都,很快攻克,俘获元朝兵将一万五百余人。朱元璋随即下令“留兵一万守益都,余分守济南、济宁”<sup>⑤</sup>。

益都是山东中部重镇,也是后来明朝青州府的府治所在地。迅速攻克益都,对于收复胶东地区有重要意义。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朱元璋对留守益都的兵力安排由一万五千人下降到一万人,估计与战局的发展超出朱元璋的预料有关。

按嘉靖《青州府志》的记载,“洪武初,立益都卫。三年,改青州都指挥使司”<sup>⑥</sup>。益都

<sup>①</sup> 《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一,洪武八年十月癸丑条,第1711页。本文所使用的明代历朝实录,均为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

<sup>②</sup> 《明太祖实录》卷四一,洪武二年四月己卯条,第823页。

<sup>③</sup> 《宁远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五十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6页。

<sup>④</sup>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十月辛未条,第407页。

<sup>⑤</sup> 《明太祖实录》卷二七,吴元年十一月辛丑条,第419页。

<sup>⑥</sup> 嘉靖《青州府志》卷十一《兵防》,上海古籍书店1965年线装影印本。

卫在《实录》中没有记载,不过此时的朱元璋政权已经开始推行卫所制度,且在洪武七年八月之前,“凡一卫统十千户,一千户统十百户,百户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皆有实数”<sup>①</sup>,一卫的额定兵力正是一万余人。在地方行政区划未定,青州尚未设府的情况下,新设军卫称为益都卫是完全可能的。

嘉靖《山东通志》载:

青州左卫在府治东。洪武初建益都卫于府城西北,寻改为青州左卫。永乐十四年移建今地<sup>②</sup>。

可见,在后人眼中,益都卫即青州左卫的前身。

不过此时益都卫的职能仅限于镇守新收复地区及为临近战区提供后勤支持,海防根本不在朱元璋政府的考虑范围。另从史料记载来看,益都卫这个名称似乎也没有使用多长时间。《明太祖实录》卷三四记载,洪武元年八月,

诏大将军徐达置燕山等六卫,以守御北平。于是达改飞熊卫为大兴左卫、淮安卫为大兴右卫、乐安卫为燕山左卫、济宁卫为燕山右卫、青州卫为永清左卫、徐州五所为永清右卫<sup>③</sup>。

这里提到的青州卫显然就是原来的益都卫。明初,大规模战事不断,卫所大范围调动、移置的现象屡屡发生。青州卫军士被整体调往北平地区驻防,亦属正常的军事行为。这次调防也说明此时青州地区的军事部署并不含有海防目的。

不过,益都地区作为控扼胶东半岛的军事重镇,原有驻军不可能悉数调走。在青州卫改为永清左卫之后,这里势必会有新军填补空缺。洪武三年十二月,青州卫被升格为都卫指挥使司<sup>④</sup>。洪武八年,更名为都指挥使司。直到洪武十九年都司前往济南,十余年的时间里,青州一直是山东驻军的总司令部。随着地位的提高,这里的驻军数量自然会大幅度增加。洪武七年八月,明廷修改卫所制度,“重定其制,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而千百户总小旗所领之数则同”<sup>⑤</sup>。次年十月,青州都卫被改为山东都指挥使司,<sup>⑥</sup>同时设青州左右二卫。考虑到此前一卫额定军士在一万人左右,不排除青州左右二卫是在原有青州卫

① 《明太祖实录》卷九二,洪武七年八月丁酉条,第1607页。

②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一《兵防》,《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续编》本,第719—720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癸未条,第619—620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五九,洪武三年十二月辛巳条,第1164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九二,洪武七年八月丁酉条,第1607页。

⑥ 《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一,洪武八年十月癸丑条,第1711页。

的基础上直接分拆而成<sup>①</sup>。

二卫既然分治,其辖区及驻地可能也会发生变化。按照嘉靖《山东通志》的记载,益都卫设在青州府治益都县的西北,和青州左卫的位置正好相反。青州右卫的位置有可能就在原来益都卫的驻地上。《明太祖实录》卷四一中出现的洪武二年的“青州右卫”实际上应该是管辖益都西北一带的益都(青州)卫的那部分。

《明太祖实录》在历史上曾遭多次修改,卷四一中出现这样的讹误,不排除有实录修改者不了解建国之初的兵制,妄加揣测而错改的可能。如果这一推断成立的话,则青州左卫原本就设在府治东部,并非省志所言之“永乐十四年移建今地”。

益都成为青州都卫驻地后不久,即由都指挥叶大旺“增崇数尺,垒石甃壁,周一十三里有奇”<sup>②</sup>，“因旧址以砖石,环城为池”<sup>③</sup>,防御能力大为提高。

洪武初,朱元璋册封儿子朱棣为齐王,青州为其封地。青州因此于洪武七年增设齐府护卫<sup>④</sup>,并“因东阳城故址修筑土城”<sup>⑤</sup>,以为王城。青州驻军数量进一步增加。不过,齐王于永乐四年被废,“革青州中、左二护卫及齐府长史司、仪卫司,官军、校尉分调附近卫所”<sup>⑥</sup>。王城建设也因国除而终止。同年十一月,因为拱卫新都北京的需要,“改青州右卫为天津右卫”<sup>⑦</sup>。至此,青州卫所仅存青州左卫。由于青州地区长期存在且与海防密切相关的只有青州左卫,因此本文对青州右卫及两护卫的情况不再讨论。

青州左卫所处的府治益都地处鲁中山地和鲁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在益都城外,自西南向沿逆时针方向分布着尧山、为山、石膏山、驼山、云门山、青山等大山,基本处于被大山环抱状态,整体地形南高北低。在这里驻军,其辐射面涵盖北部沿海和东部的半岛地区。洪武十三年十月,朱元璋曾命江阴侯吴良展拓青州北城<sup>⑧</sup>。齐王的王城——古东阳城在州城北部,这次拓展北城墙,既是一次重要的军事建设,也暗含有与王城拉近,以便互相支援的目的。虽然这次修城在15天后就因为“上天垂象,主土木之事”,“恐劳民太重”<sup>⑨</sup>半途

① 类似的例子如吴元年设立的南直隶太仓卫,原有军士11200名。洪武十二年直接分拆,以一半兵力另建镇海卫。见正德《姑苏志》卷二五《兵防》,《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续编》本。

② 嘉靖《青州府志》卷十一《兵防·城池·青州府城》。

③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三五《山东六·青州府·益都县·益都城》,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249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八八,洪武七年三月条,第1566页。

⑤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五《山东六·青州府·益都县·益都城》,第249页。

⑥ 《明太宗实录》卷五四,永乐四年五月庚戌条,第808页。

⑦ 《明太宗实录》卷六一,永乐四年十一月甲子条,第882页。顾炎武《肇域志》、嘉靖《青州府志》等书记载青州右卫于永乐四年移“戍德州”(见《肇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标点本,第525页;嘉靖《青州府志》卷十一《兵防》),未知孰是。

⑧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四,洪武十三年十月辛酉条,第2122页。

⑨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四,洪武十三年十月乙亥条,第2123页。

而废,但亦显示了明朝政府对青州地区在军事职能上的重视。因为青州左卫的功能主要是控扼鲁中地区,海防只是其军事功能的一部分。在洪武时期,它在海防上的具体措施是分出一个百户所,建在渤海岸边,这就是乐安县境内的塘头寨备御百户所。

青州北部只有乐安、寿光两县滨海,塘头寨百户所设在乐安县北。按照《乐安县志》的记载,塘头寨“设青州左卫后所百户一员,旗军一百名把守海口,防御倭寇。墩十,曰公母堂、黄种、上思河、旧寨,在所东;曰宁坟、荆埠、课墩、官台、甜水河、八面河,在所东南。所有哨兵,食粮于邑。无事则登高以瞭望,有事则驾舟以侦探。而春秋二汛亦属紧急。海上无警,似涉冗食,万一倭信叵测,则此不容缺也。盖弓兵属于巡检司,以备干楸,而民壮有守城之役,此则以备海防云”<sup>①</sup>。

文中之“墩”即设在沿海的烽火台,用于及时传递海上来袭之情报。据康熙《即墨县志》载,即墨雄崖等烽墩“俱系鳌山卫拨军屯种”<sup>②</sup>。塘头寨的墩台是否通过军屯来解决部分后勤补给,史无明载,不好确定,但这里的墩台守军由青州左卫派出是可以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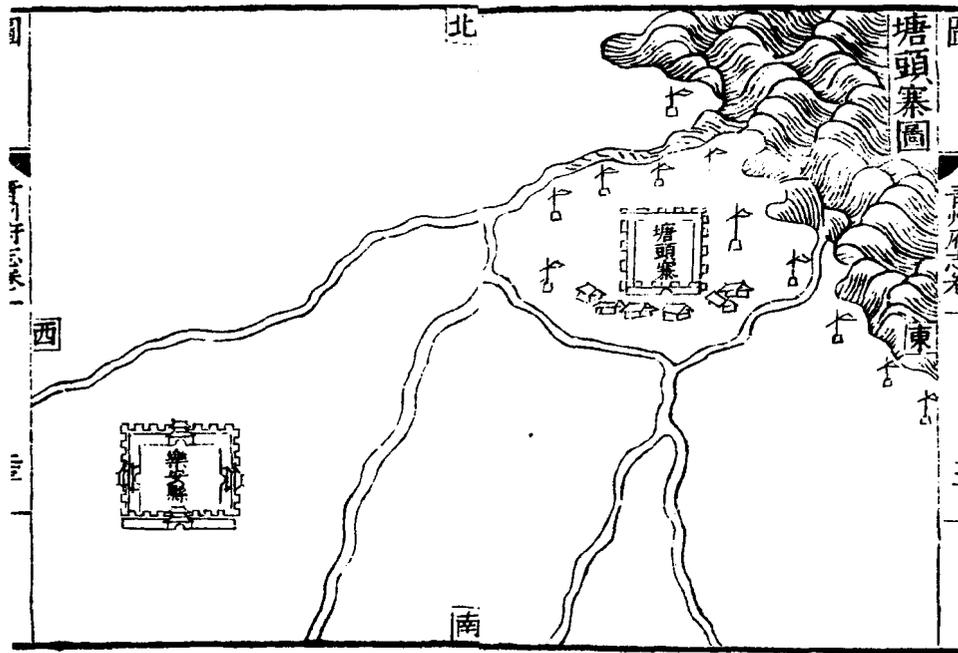


图1《塘头寨图》(嘉靖《青州府志》卷一)

塘头寨建在小清河和淄河交汇处,东、南、西三面临河,北面滨海有“土城,周三里”<sup>③</sup>。附近另设有塘头寨巡检司和高家港巡检司。巡检司虽然隶属于州县行政系统,但在沿海

① 万历《乐安县志》卷十《兵防》,“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孤本方志选”影印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

② 康熙《即墨县志》卷上《建置》,《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方志选》影印本,线装书局,2001年。

③ 顾炎武:《肇域志》之《山东·青州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标点本,第525页。

地区也承担一定的军事职责。弘治年间,山东按察司副使赵鹤龄在整顿沿海防务时即曾奏报:“青登莱三府属县,国初设巡检司二十,每司弓兵百人,防御海寇。”<sup>①</sup>

在明初,很多巡检司的长官是由军方派出的。如章应选,“黄岩县人,丙午年归附,吴元年充虎贲左卫小旗,洪武四年选充应天卫左所总旗,十三年钦除登州府沙门岛巡检,十五年除定辽前卫中所流官百户”<sup>②</sup>;江陵县人苏福,“洪武四年充总旗,十年收捕作耗贼人,除青州府莒州十字路巡检。十四年裁革,仍充总旗。……除百户,调青州左卫后所”<sup>③</sup>;祥符人魏晟,“前李思齐下头目……七年取赴京,除台州府宁波县铁场巡检。十七年除燕山前卫后所试百户”<sup>④</sup>等等。章应选等人在出任巡检前后都是卫所军官,这说明在军事要地附近设置的巡检司都具有一定的军事职能,甚至不排除直接由军方管理的可能。

乐安县沿海设有三个盐场,明中叶,“盐徒出没,水路并进,动称数百,恐生他变”<sup>⑤</sup>,防御盐徒破坏盐场正常生产成为高家港等巡检司的重要职责。这三个巡检司在明初是否承担海防任务尚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出现海警,巡检司弓兵不可能只作壁上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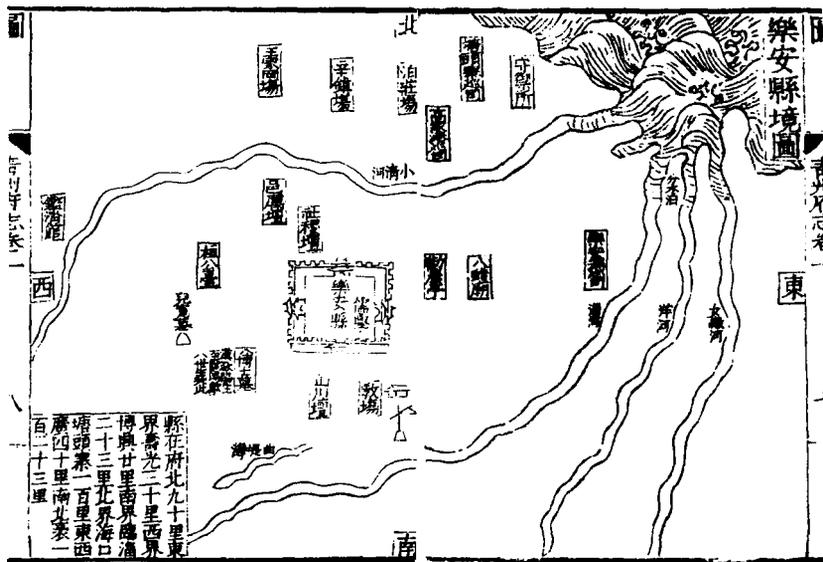


图2《乐安县境图》(嘉靖《青州府志》卷一)

青州北部海区处于渤海腹地。来自海上的威胁如果要渗透到这里的话,首先要突破庙岛群岛一线及莱州洋防线,因而这里的常态化海防任务并不是很重,只设一个百户所是有道理的。

① 《明孝宗实录》卷五二,弘治四年六月丙午条,第1025页。

② 《宁远卫选簿》,第370页。

③ 《青州左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五十五册,第120页。

④ 《云南后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五十九册,第430页。按:明代浙江台州和宁波同为府级区划,并没有什么宁波县。《选簿》中的“宁波县”,疑为“宁海县”之误。

⑤ 万历《乐安县志》卷十《兵防》。

## 二 诸城守御千户所、胶州守御千户所

青州府南北两端临海,在登州府设立之前,青州府南部滨海州县主要有胶州以及莒州下属之日照县和诸城县。这里直接与南直隶海州、徐州等地相邻,“东连海渚,南控泗沂,扼淮北之要冲,为青齐之屏障”,属“必备之险”<sup>①</sup>,战略地位很高。元末红巾军起义,东路北伐军毛贵部就是从海州渡海,进入山东东南沿海一带的。明军北伐时,也曾计划从这里打开突破口。如吴元年九月,“命虎贲左卫副使张兴率勇士千人赴淮安,俟师期;又命濠州练习平乡山寨军,亦会淮安,谋取胶州及登莱等处”<sup>②</sup>。只是后来形势变化,才改攻沂州。按理,有现实的历史教训,明朝政府应该分外重视这里的防御才对。但现实却是,直到洪武四年十二月,明廷才设置诸城守御千户所<sup>③</sup>。曾遭毛贵起义军沉重打击的胶州,更是直到洪武五年三月,才设置胶州守御千户所<sup>④</sup>。

从洪武二年正月起,倭寇骚扰山东沿海的报告即不断出现在朱元璋的案头。但他的首选应对措施是两次派出外交使团,力图通过威吓,由日本政府来解决倭患问题。如前所述,两次外交行动都因为不了解日本国情而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倭寇的袭扰报告依然密集上呈:洪武三年六月,“倭夷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县”<sup>⑤</sup>;四年六月,“倭夷寇胶州,劫掠沿海人民”<sup>⑥</sup>;六年七月,“倭夷寇即墨、诸城、莱阳等县,沿海居民多被杀掠……”<sup>⑦</sup>。

明初,与北元的战事尚未结束,明朝政府的注意力不得不集中在北方内陆。相比之下,沿海倭寇及方、张余党的骚扰虽然范围很广,但总体威胁并不是很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暂时搁置沿海的军事建设是可以理解的。但持续不断的海上压力及外交努力的失败,迫使明廷不得不对沿海有所关注。这应该是诸城等地直到洪武四年底才设置海防卫所,且兵力有限的原因。

诸城县城地处泰沂山脉和胶潍平原的过渡地带,原有南北两座石城,故有“群山纠纷,河水萦带,两成并峙,军民错居”的说法<sup>⑧</sup>。元代曾在此设密州千户所。明廷重置千户所后,为

①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五《山东六·青州府·莒州》,第253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吴元年九月癸未条,第365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乙巳条,第1311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洪武五年三月癸酉条,第1340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五二,洪武三年六月条,第1056页。

⑥ 《明太祖实录》卷六六,洪武四年六月戊申条,第1248页。

⑦ 《明太祖实录》卷八三,洪武六年七月辛亥条,第1487页。

⑧ 赵秉忠:《县志序》,《肇域志·山东·青州府·诸城县》,第535页。



现敌情后,上报诸城所,由诸城所决定具体处置事宜。

南龙湾巡检司,设在县东南一百三十五里龙湾海口<sup>①</sup>,“东据海口,西枕琅邪山麓”,“管龙湾海口、丁家海口、董家海口”<sup>②</sup>,辖三墩。夹仓镇巡检司位于日照县南二十五里处,原本设在县城西部约70里的刘三公庄,洪武三年才移置到滨海<sup>③</sup>。两个巡检司驻地都有石城。其中南龙湾镇海口巡检司石城周长不过一百二十丈<sup>④</sup>,夹仓镇巡检司城估计也不会很大。

前文说过,明代建在军事要地附近的巡检司具有一定的军事职能。南龙湾镇和夹仓镇两个巡检司直接承担沿海烽燧的守护任务,是对此的直接证明。不过,由隶属于行政系统的弓兵负责沿海大部分墩台的瞭守,而且夹仓镇巡检司还是特地从内陆迁调而来,亦说明此时在明朝政府眼中,海防并不是燃眉之急。

在诸城县东南一百二十里处的信阳镇也设有巡检司,并有“周一里”寨城<sup>⑤</sup>。信阳镇设有盐场,从名称上推测,信阳场巡检司的职责应该主要是守护盐场,但其同时也“管宋家海口、崔家海口”,并辖贾铁马墩等三墩。可见,它也兼有一定的海防职能。

按照嘉靖《青州府志》的记载,诸城所直接管理西大岭、黄石栏、东沙岭和黄石四个墩台<sup>⑥</sup>。但在顾炎武《肇域志》中记载,信阳场巡检司管辖的三个墩台中有一个叫黄石澜墩<sup>⑦</sup>。郑若曾《筹海图编》则记载信阳镇巡检司下辖黄石栏墩,而且西大岭、东沙岭两个墩台也记在了信阳镇巡检司名下<sup>⑧</sup>。“澜”、“栏”、“澜”同音异形,应该是一个墩台。郑若曾把信阳镇巡检司和南龙湾海口巡检司、夹仓镇巡检司一并列在安东卫下,而且在沿海卫所中未提到诸城所,说明诸城所的海防职能在安东卫等滨海卫所建立之后有所退化,其所管辖的墩台亦可能因此被转移给了信阳镇巡检司。

墩台是最基层的海防设施,数量繁多,诸家记载因而都有一定的差异。《筹海图编》中所列“南黄墩”,不排除就是嘉靖《青州府志》所列诸城所名下的“黄石墩”。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则有两种可能:一是这四个墩台原本就在信阳镇巡检司名下,嘉靖《青州府志》记载有误;二是这四个墩后来整体转给了信阳镇巡检司。至于转手时间以及在安东卫设立之前信阳镇巡检司是否受诸城所辖制,因史料缺乏,不得而知。

①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五《山东六·青州府·诸城县·景定镇》,第253页。

② 《肇域志·山东·青州府·诸城》,第605页。

③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五《山东六·青州府·日照县》,第254页。

④ 嘉靖《青州府志》卷十一《兵防·城池》。

⑤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五《山东六·青州府·日照县》,第254页;嘉靖《青州府志》卷十一《兵防·城池》。

⑥ 嘉靖《青州府志》卷十一《兵防》。

⑦ 《肇域志·山东·青州府·诸城》,第605页。

⑧ 李致忠点校、郑若曾著:《筹海图编》卷七《山东兵制》,中华书局,2007年,第443页。墩台是最基层的海防设施,数量繁多,诸家记载因而都有一定的差异。《筹海图编》中所列南黄墩,不排除就是嘉靖《青州府志》所列诸城所名下的黄石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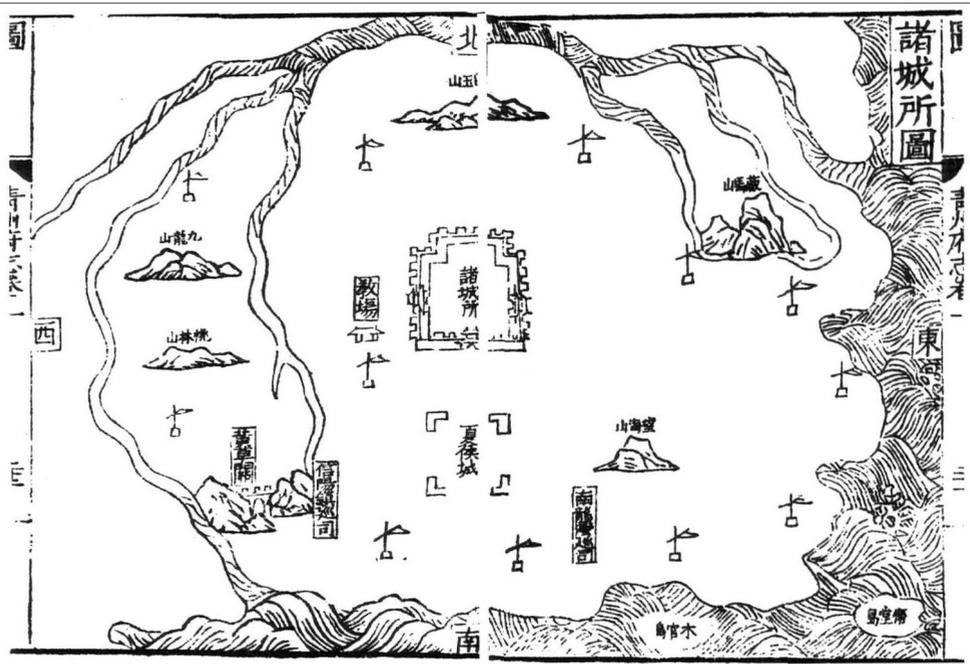


图4《诸城所图》(嘉靖《青州府志》卷一)

与另两个巡检司不同,夹仓镇巡检司设在日照县境内。那么,在洪武初,是否诸城、日照两个县的滨海防御任务都由诸城千户所负责呢?在这么重要的海防要地,只设一个千户所,不是太冒险了吗?

翻检史料可以发现,明朝政府还没这么糊涂。据《明英宗实录》记载,宣德十年六月,

罢守莒州日照县官军。初,洪武中,以是县边海,分沂州卫官军百人于此守备。至是,行在兵部奏罢之,以县南有安东卫,县东有卫之后千户所守御故也<sup>①</sup>。

沂州属兖州府,虽不靠海,但与南直隶赣榆、海州相邻。由沂州卫派出一个百户所驻守日照县,既可以加强沿海的防御力量,又可以对赣榆、海州有一定的牵制。在两省交界处设置跨省的卫所是明朝政府实现“犬牙相制”,地区制衡的一个重要举措<sup>②</sup>。由诸城所监管隶属于日照县的夹仓镇巡检司不排除也有类似的目的。当然,从军事上讲,夹仓镇巡检司两属,可以有效解决诸城所与沂州卫派出之百户所防区结合部的疏漏问题,地方政府找

<sup>①</sup> 《明英宗实录》卷六,宣德十年六月辛丑条,第116页。

<sup>②</sup> 例如五开卫、铜鼓卫设在贵州黎平府境内,但隶属于湖广都司;潼关卫在陕西境内,但一度隶属河南都司,等等。安东卫设立后,其辖区亦更靠近南直隶而不是日照县城,其目的也是在防海之余兼制海州等邻近地区。沂州卫派驻日照的百户所之所以会撤走,也与职能客观上被安东卫接管有关。

不到反对的理由。

日照县隶属莒州,莒州地处鲁中山地南侧,明初在此设有莒州守御千户所。莒州境内的长城岭和书案岭之间有号称“东南天险”的穆陵关,战略地位非常高。明制:守御所隶属本省都司。但莒州所与山东都司没有隶属关系。山东都司受左军都督府管辖,莒州守御千户所则直属中军都督府<sup>①</sup>,由中央直接管理。由此推断,莒州所的任务应是防守穆陵关一带,与海防没有瓜葛。

胶州地处胶莱平原南端,元朝时是海运要津,“控东南海道,风帆信宿可至吴越”<sup>②</sup>,经济相对富庶,因而成为红巾军大将毛贵登陆山东后的首选攻击对象,原州城因此遭到损毁。州治因此迁到邻近的元代兵马分司土城内。按照万历《莱州府志》的记载,胶州土城直到洪武八年,才由“千户申义甃以砖”<sup>③</sup>。道光《重修胶州志》则记载胶州“本土城,明洪武二年千户袁贞重筑。八年,千户申义甃以砖石,周四里”<sup>④</sup>。胶州守御千户所成立于洪武五年三月,千户申义为巩固城防,有条件也有义务建好城池。不过,千户袁贞重筑土城一事虽然缺乏相关佐证,但也不便轻易否决。因为在明军陆续收复山东地区后,出于多重需要,肯定会在新的占领区部署兵力。袁贞不排除是留镇胶州的明军将领。



图5《胶州图》(万历《莱州府志》卷首)

① 嘉靖《青州府志》卷十一《兵防》记“直隶南京都督府”。《明史》卷九十《兵志二》将其列在中军都督府下。见《明史》第2213页。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一《兵防》则记为“直隶南京中军都督府”,见第721页。

② 《肇域志·山东·莱州府·胶州》,第544页。

③ 万历《莱州府志》卷三《城池》。

④ 道光《重修胶州志》卷十三《城池》,道光二十五年刊本。

胶州所和诸城所一样设在州城内,因而需要在沿海设置墩台瞭守。万历《莱州府志》等史籍记载,胶州所共辖鹿村墩堡十六处。海庄寨、陈村寨、檄城寨等六个军寨也归其统辖<sup>①</sup>。万历中,因倭寇朝鲜,又增设陈家岛等墩堡十处。另外,在州南四十里的“滨海戍守处”设有逢猛镇巡检司;在州东南一百一十余里的古镇岛上也设有巡检司<sup>②</sup>，“以防倭寇”<sup>③</sup>。前者辖彭家港等三墩,后者负责西庄等三墩。按照万历《莱州府志》的记载,二司均建于洪武八年<sup>④</sup>,和千户申义修建州城同时。附近即墨县境内又有栲栳岛巡检司,设于洪武四年<sup>⑤</sup>,辖栲栳岛等三墩<sup>⑥</sup>。即墨县另有双塔口、移风寨巡检司临近海滨,后因附近设置正规卫所军,“俱于洪武三十一年裁革”<sup>⑦</sup>。

需要说明的是,山东沿海海岸线曲折,加之古人对岛屿的认识有一定局限,以致很多半岛被误认为是岛屿。上文中提到的陈家岛、古镇岛、栲栳岛,其实都是半岛。也就是说,胶州所管辖之墩台其实都是建在大陆上,并非建在海岛中。另外,洪武末期在胶州及其临近地区又陆续设立了灵山卫、夏河寨备御千户所等卫所,因而史籍中记载的胶州所管辖之十六个墩堡,不排除是在这些卫所建立后重新调整、配置的结果。由于史料有限,对胶州所初创时的具体情况已无法理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胶州所成立后,在抵御倭寇入侵方面很快发挥了作用。史载,洪武七年七月,“倭夷寇胶州,官军击败之”<sup>⑧</sup>。次年,明廷即建砖城,增设逢猛、古镇巡检司,应该就是这次实战检验后进一步完善本地海防的产物。

### 三 莱州卫

莱州卫是明朝政府在渤海沿岸设置的第一个军卫,设置时间为洪武二年二月<sup>⑨</sup>。嘉靖《山东通志》和万历《莱州府志》都记载建卫时间为洪武三年<sup>⑩</sup>,其中后者记录在《公署》一节,且明确记载“久废”。据此推断,洪武三年应该是莱州卫公署建成时间。

① 万历《莱州府志》卷五《兵防》;《肇域志·莱州府》,第623页。

②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六《山东七·莱州府·胶州》,第256页。

③ 《肇域志·山东·莱州府·胶州》,第544页。

④ 万历《莱州府志》卷五《兵防》。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三四《大事》引《学古编》的记载与前者一致。

⑤ 同治《即墨县志》卷十一《大事·改革》,“中国地方志集成”丛书影印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289页。

⑥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一《兵防》,第738页。

⑦ 同治《即墨县志》卷十一《大事·改革》,第289页。

⑧ 《明太祖实录》卷九一,洪武七年七月壬申条,第1594页。

⑨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洪武二年二月壬辰条,第799页。

⑩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一《兵防·莱州卫》,第733页。万历《莱州府志》卷三,民国二十八年青岛赵琪永厚堂重刻本。

洪武四年,徐达奉命赴北平操练军马,准备对北元势力发动新的攻势。“济南卫指挥佾事盛熙领兵二千人,济宁左卫指挥房宽厉达领兵五千人,青州卫指挥佾事周兴领兵四千人,莱州卫指挥同知胡泉领兵三千人,徐州卫指挥佾事司整、李彬领兵二千人,悉听节制”<sup>①</sup>。斯时卫所兵制尚未定型,即便按莱州卫有兵万人估算,一次性调走三千人参战,也不是个小数目。可见,与青州卫一样,设立莱州卫的目的在于控制胶东半岛,并非专门针对海防。

不过,从洪武二年开始,山东沿海即不断遭到倭寇的侵袭。莱州府大部分州县地处鲁中山地和胶东丘陵之间的胶莱平原上,地势相对平坦,且相对富庶,最容易遭到攻击。另外,在登州等卫建立之前,莱州卫守御的范围涵盖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因此,即便是被动需要,也会承担一定的海防任务。

据嘉靖《宁海州志》记载,“宁海卫,在州治西,元置宁海千户所,国朝因之,属莱州卫。洪武十年改置卫”<sup>②</sup>。民国《牟平县志》更明确指出“宁海卫,在县城里,元置千户所,属莱州卫左千户所。明洪武二年调于此。十年升为卫”<sup>③</sup>。结合二者的记载来看,后者在语序上有些问题,在“元置千户所”后缺少了类似“明朝因之”一句。可以肯定的是,宁海卫的前身是莱州卫的一个千户所。宁海卫公署设在明代的宁海州州城内,从方向上看,民国《牟平县志》称这个所是莱州卫的左所,应该是对的。

莱州卫的具体建置情况,集中记载在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一《兵防》、万历《莱州府志》卷五《兵防》、乾隆《掖县志》卷二《海防》<sup>④</sup>以及顾炎武《肇域志》“莱州府”部分等史料中,现综述如下:

莱州卫共设有五个千户所,除左千户所驻防宁海外,在莱州府治所在的掖县东北约80里处设有王徐寨备御千户所,下辖沿海虎口等六墩,所城周二里。在掖县东北一百六十里处设有马亭寨备御百户所(在地理上属于黄县,后划入登州府),辖盐场等五墩,寨城周二里<sup>⑤</sup>。在北部滨海,设有灶河寨和柴胡寨。前者在县北五十里,有四个百户所备御,辖三墩,寨城周二里;后者位于前者的南部,没有驻扎正规军,只设有一个巡检司,洪武二十三年补充建立,下辖六墩。在掖县西部滨海,设有马埠寨备御百户所,有四个百户所驻防,辖三墩,寨城周二里。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十,洪武四年正月丁亥条,第1168页。

② 嘉靖《宁海州志》卷上《建置第三》,第764页。

③ 民国《牟平县志》卷五《政治志·武备》,济南山东印刷局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④ 《掖县全志》本,光绪十九年县衙藏版。

⑤ 《读史方輿纪要》记载马亭寨城周“不及一里”,与《肇域志》的记载不同。见该书卷三六《山东七·莱州府·掖县·附见》,第2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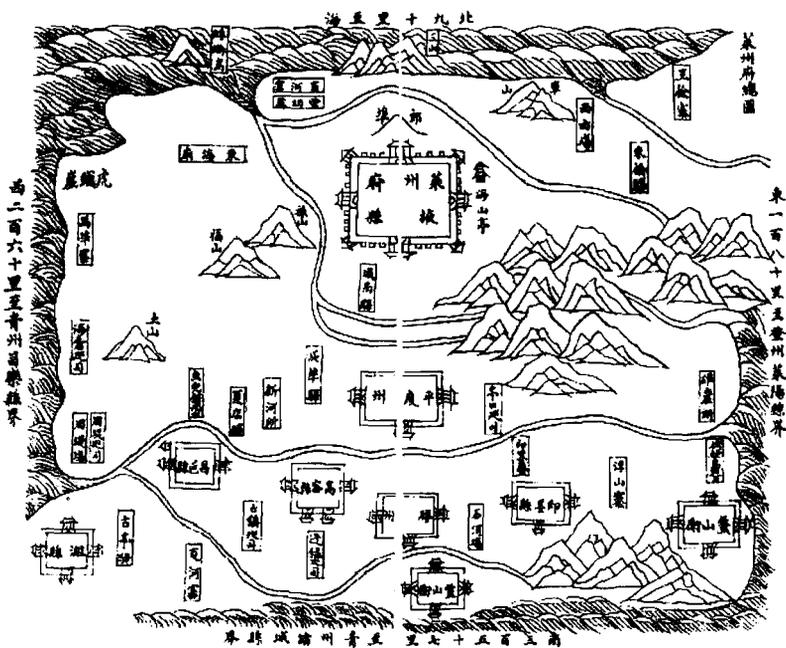


图6《掖县境图》(万历《莱州府志》卷首)

另外,在掖县西北八十里处的海仓口,即胶河入海口,洪武二十三年补充设置了一个海仓寨巡检司,下辖五墩。在昌邑县北五十里滨海处,设有鱼儿浦巡检司,亦“为戍守处”<sup>①</sup>。

对于王徐寨,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明确指出系前千户所,且“明初置百户所,有城,周三里,嘉靖中改为千户所”<sup>②</sup>。《明史》亦称“王徐砦守御千户所,嘉靖中置”<sup>③</sup>。

从洪武初年青州、胶州、诸城等地海防卫所的建置特点来看,海岸线一带并不是明军的主要防御地段,布置在这里的卫所军和巡检司弓兵的主要任务是瞭望,及时发现敌情。一旦有倭寇躲过明朝的海上巡逻舰队抵岸登陆,海岸线上的军事力量充其量只能做一些游击性的截击、骚扰,以尽可能地迟滞倭寇的登陆速度,为援兵争取时间。真正有能力对登陆倭寇进行正面打击的卫所军大部分都部署在州县城左近。这样配置,可以避免在第一道防线被突破后,地区行政中心遭到直接打击。换句话说,洪武初期山东陆上海防的建置特点是重点防守第二线。这与当时以海上巡航歼敌为主的海防战略方针是相适应的。

在登州等卫设立之前,莱州卫的防区非常广阔,如前所述,在宁海已经派驻了一个千户所,马亭寨、灶河寨、马埠寨三地配备了九个百户所,加上本卫军士还要不时奉调参与对

①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六《山东七·莱州府·昌邑县·海》,第255页。

②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六《山东七·莱州府·掖县·附见》,第254页。

③ 《明史》卷四一《地理二》,第949页。

北元残余势力的战斗,如果王徐寨真的派驻了一个千户所,那么,留在莱州府城附近的兵力就非常有限了。这和洪武初期的海防思想明显不符。因此,笔者认为虽然缺乏明朝早期史料佐证,但鉴于王徐寨设在海滨,属于第一道防线的范围,只配置一个百户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肇域志》记载“嘉靖中重筑”<sup>①</sup>王徐寨城,应即是与这次兵力扩编相配合的一项军事工程。

尽管如此,莱州地区的海防力量仍显不足。不过从洪武三年开始,明廷即在山东“召募水工于莱州洋海仓运粮,以饷永平卫”<sup>②</sup>。次年,马云、叶旺等率军从登莱渡海北上,攻取辽东。此后,莱州一带成为辽东明军的主要后勤补给基地,大批人员、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这里渡海北上。由于倭寇的存在,通过海道补给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护航军士。普通运军在必要时也可参战。洪武五年八月,明廷“赐沙门岛运粮将士五千余人文绮钱帛”<sup>③</sup>,足见活跃在渤海航道上的军士数量之多。为数众多的运粮军士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莱州卫海防力量的不足。

#### 四 登州卫

登州卫,嘉靖《山东通志》中称其建于洪武九年<sup>④</sup>,《明太祖实录》更明确的记载为洪武九年十二月<sup>⑤</sup>。笔者认为登州卫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洪武九年十二月应是其最终完成建置的时间<sup>⑥</sup>。

登州卫能稳定存在下来,和登州府的独立有密切联系。《明太祖实录》记载:

洪武九年五月,改登州为府,置蓬莱县。时上以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遂割莱州府文登、招远、莱阳三县,益登州为府,置所属蓬莱县,复以青州府之昌邑、即墨、高密三县补莱州府<sup>⑦</sup>。

从这一记载来看,设立登州府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地处高丽、日本人员往来的交通孔道,需要增设军队以防发生意外。但这个理由,似乎有些勉强。洪武七年十一月,高丽发

①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招远县》,第553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四八,洪武三年正月甲午条,第949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七五,洪武五年八月乙亥条,第1389页。

④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一《兵防》,第723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〇,洪武九年十二月条,第1836页。

⑥ 关于登州卫的建置时间,拙著:《明初海防建设与山东半岛人口的迁移》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分析,请参看。该文发表于《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一辑,待印。

⑦ 《明太祖实录》卷一〇六,洪武九年五月壬午条,第1768页。

生明朝使节林密、蔡斌等遇害事件,高丽国王辛禑不仅没有及时派人到明朝解释,反而于次月遣使“如北元告(忠愍王之)丧”<sup>①</sup>。洪武九年二月,更是废止洪武年号,改行“北元宣光年号”<sup>②</sup>,公开与明朝决裂。此时即便仍有使节往来,密度也不会很高。何况洪武六年的时候,朱元璋已经下旨:“山东新附百姓生受,高丽使臣休这路上来。”<sup>③</sup>至于日本使节,更是从宁波登岸,根本不走山东。因此,明朝增设登州府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外交的需要。

按照明朝后勤补给的“就近起运”制度,前线所需军粮及其他物资应由邻近地区提供。登莱地区作为辽东前线的后勤补给基地,山东省不可避免地成为承担大户,莱州府更是首当其冲。但辽东战事开始不久,山东的经济就出现了问题。洪武五年四月,

山东行省奏济南、莱州二府连年旱涝,伤禾麦,民食草实、树皮。上曰:“山东之民久罹兵祸,方底平定,又复频年艰食,何厄之甚也。古人云:匹夫匹妇不获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沟中。今民若此,岂可坐视其毙乎?”即命于淮安运粟往赈之<sup>④</sup>。

连独立赈济抗灾的能力都不具备,何谈筹集物资支援前线?洪武八年十二月,吏部上言:“郡县之上下,以税粮多寡为例。……莱州税粮不及,宜降中府。”<sup>⑤</sup>朱元璋只得批准。按照洪武六年的规定,明朝的府分为三等:“粮及二十万石以上者为上府,秩从三品;二十万石以下者为中府,秩正四品;十万石以下者为下府,秩从四品。”<sup>⑥</sup>莱州府最初位列上府,按规定应该有20万石以上的赋税收入,有能力多承担补给辽东的任务。但两年后就被降为中府,说明莱州府的经济实力在此前数年旱涝灾害的打击下,仍未得到恢复。

莱州府降格意味着要把一部分补给任务转移出去,但这与“就近起运”原则冲突。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转移补给任务不仅意味着补给线延长,而且必然要大量增加运输成本。但如果对莱州百姓竭泽而渔,又有酿成新的危机的风险。依靠农民起义起家的朱元璋对此十分清楚。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登州府的独立过程。莱州府设立于洪武元年,“领登州、宁海州二州,掖、莱阳、招远、文登、胶水、栖霞、黄、福山八县。六年,割登州及所属栖霞、黄、福三县直隶行省,惟留胶水属莱。九年,升登州为府,割莱阳、招远、宁海州、文登以属登,乃割青州昌邑、潍州、胶州、即墨、高密以益莱,始降潍州为县。”<sup>⑦</sup>

① 《高丽史》卷一三三《辛禑传一》,甲寅二十三年十二月条。奎章阁图书馆藏本。

② 《高丽史》卷一三三《辛禑传一》,丁巳三年二月条。

③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七》,癸丑二十二年二月庚寅条。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洪武五年夏四月己卯条,第1341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二,洪武八年十二月壬子条,第1725—1726页。

⑥ 《明太祖实录》卷八四,洪武六年八月壬辰条,第1503页。

⑦ 万历《莱州府志》卷一《沿革》。

莱州府最初领有二州八县,洪武六年割去一州三县。洪武九年设立登州府时,又割去一州三县,原来的属地只剩下掖县和胶水县,还不及一个大州,于是明朝政府又从青州府划过去二州三县。随着潍州的降格,莱州府辖区内有一州六县,虽然较以前少了一州二县,但因为这些州县大多处于比较适合农耕的胶莱平原上,因而税收能力可以维持。登州府因为接纳了原来莱州府的大部分州县,保持中府的地位应该没有问题<sup>①</sup>。这样,明朝政府就在无形中增加了10万石以上的税收,从而弥补了莱州府降格带来的损失,唯一受损失的其实是青州府。可见,解决税收不足,保证辽东战场后勤补给才是登州设府的主要原因<sup>②</sup>。

登州卫成立不久,即于次年五月申请展拓新城。朱元璋虽然以“凡兴作不违农时,则民得尽力于田亩。今耕作甫毕,正当耘耔”,不便“遽令操版筑之役”<sup>③</sup>为由予以否决,但二个月后即“拓筑登州城,命兵民合力完之”<sup>④</sup>。此前,明廷还曾于洪武八年七月调动一万五千民众“开登州蓬莱阁河”<sup>⑤</sup>。

登州北方海中的庙岛群岛有很多天然港口可以利用,这里因此成为辽鲁海运线路上的起点。洪武九年正月,户部奏准令山东省“具舟下登州所储粮五万石运赴辽东。就令附运绵布二十万匹、绵花一十万斤,顺风渡海”<sup>⑥</sup>。一次运走这么多物资,足见有大批物资囤积于登州。上述大工程的不断展开,估计也与提高运输能力,维护贮存物资安全有一定的关系。

和海运相关的另一项大工程是蓬莱水城的建设。在蓬莱城北丹崖山左侧有一海口,北宋仁宗年间“郡守郭志高奏置刀鱼巡检水兵三百戍沙门岛,备御北虏。每仲夏,仍居鼉矶岛,以防不虞。秋冬还南岸。相传此海口即旧屯刀鱼战棹之所”<sup>⑦</sup>。登州卫设立后,专“置海船运辽东军需。指挥谢观以河口浅隘,奏议挑浚,绕以土城,北砌水门,引海入城,名新开口。南设关禁,以讥往来。后因备倭,立帅府于此,名备倭城”<sup>⑧</sup>。据王赛时先生介绍,当时的登州军民在宋代刀鱼寨沙堤围子的基础上开始夯筑土城,把整个港区围起来。土城周长约2000米,城内面积27万平方米,呈不规则长方形。水城只有两个城门,南为振阳

① 按照嘉靖《山东通志》卷八《田赋》的记载,明中叶莱州府夏税、秋粮合计约323283石4斗5升,登州府税粮合计约236654石4斗1升。明初虽然经济水平较低,但两府税收都在10万石以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莱州府可能还因为辖区的变化回归到了上府的行列。

② 洪武六年登州升格为省直隶州,与保障辽东后勤补给也有密切关系。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二,洪武十年五月乙未条,第1857—1858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三,洪武十年七月条,第1871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一〇〇,洪武八年七月条,第1703页。

⑥ 《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三,洪武九年正月癸未条,第1738页。

⑦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蓬莱县》,第641页。

⑧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七《营建·城池》,光绪七年刊本。“谢观”,《肇域志》等明代史籍写作“谢规”,估计前者刻版有误。

门,与陆路相连;北为水门。水门两垛之间架设木板联通,人称天桥。原有河道疏浚后,引海水入城,形成城内海,俗称小海。小海面积约7万平方米,有码头可停泊战船,且与外海直接相通,没有落差。水门外建有平浪台、防波堤,用以消波阻沙,减冲缓流<sup>①</sup>。水城因此成为一座功能完备的军用港口,对海运及备倭都有很大作用。



图7《蓬莱水城图》(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首)

登州卫公署设在登州府城东北部,下辖左、右、中、前、后、中左、中右七个千户所,洪武十年在福山县增设备御中前千户所,也隶属登州卫。因此,登州卫实际辖制八个千户所。在沿海,分设有三个百户所。黄河寨备御百户所,在黄县东北二十里黄河入海口附近,“系海口极冲”<sup>②</sup>“莱、蚕、艾山诸水,攸会于焉入海。夷倭一据,我莫之能御。我往先之,倭罔肆厥侮”<sup>③</sup>。黄河寨百户所下辖栾家口等五个墩台。刘家汪寨备御三百户所位于刘家汪海口附近,辖湾子口等五墩。解宋寨备御四百户所,辖解木庄等三墩。这三个百户所均“自登州卫中右千户所分设”<sup>④</sup>。

① 王赛时:《山东沿海开发史》,齐鲁书社,2005年,第279—280页。

②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黄县》,第550页。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二《军垒》记载黄河寨百户所有百户三员。和《肇域志》的记载有些出入。

③ 叶序:《重修黄河营寨城记》,同治《黄县志》卷十三。

④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六《山东七·登州府·福山县·孙夬镇》,第257页。

福山备御所设在福山县治西侧,与县城同城。福山县城创建于金代,“洪武四年备御千户刘能稍为修筑。九年,千户吴贵增修。永乐九年,千户周圮加以砖石,并建城楼”<sup>①</sup>。福山所直辖芝阳等四个墩台。

在沿海重要海口,另设有军事职能的巡检司。杨家店巡检司,辖三墩。朱高山巡检司在蓬莱城东八十里处,“临海”,原设于沙门岛上,洪武二十七年移置<sup>②</sup>,辖二墩。东良海口巡检司在招远县西五十里寨城内,有二墩。行村寨巡检司在莱阳县境内,“元时设,明因之”<sup>③</sup>,辖高山等三墩。孙乔镇巡检司,在福山县北四十里,“洪武三十一年移置浮栏海口”<sup>④</sup>。马停镇巡检司,在黄县西四十里,“洪武二年建,三十一年设置沿海营寨,移置于白沙社”<sup>⑤</sup>,辖五个墩台。马停(亭)镇巡检司位于莱州卫马亭寨百户所附近。按理,在卫所附近不必另设巡检司。巡检司于洪武三十一年迁移,估计马亭寨百户所的设立时间大致也在洪武三十一年前后。



图8《蓬萊縣沿海設置圖》(道光《重修蓬萊縣志》卷一《圖說》)

沿海“守口以寨,守寨以城”,但寨城是什么样子呢?明代修筑的寨城大多无存,不过

① 民国《福山县志稿》卷一《城池》,民国二十年烟台福裕东书局铅印本。  
 ② 道光《重修蓬萊縣志》卷二《地理·山川》,道光十九年县署藏版。  
 ③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三十一《文秩七》。  
 ④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福山》,第551页。  
 ⑤ 同治《黄县志》卷二《营建》,同治十年县学藏版。

在叶序为黄河寨城撰写的记文中大致可以瞥见寨城的规制：

宏(弘)治己酉春三月,山东按察副使西蜀赵公奉敕巡视海道,命修黄河口寨城。黄县令范君实任厥事……又以其余巨石为堤于城之东南,以捍海潮之冲。堤之外捍以桩木四百有余。城之上为兵厅者四,城之北为望海楼者一……<sup>①</sup>

记文虽然描述的是弘治年间寨城的样子,但重修是在旧城基础上进行的,规制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

登州卫与莱州卫相邻,且在后者原有驻军的基础上建立,因而在人员上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如景陵县人马福,洪武四年“授青州卫所镇抚。五年,调莱州卫,授流官。九年,调登州卫”<sup>②</sup>。

## 五 宁海卫

宁海卫的前身是莱州卫左千户所。升格为卫的时间,嘉靖《山东通志》、嘉靖《宁海州志》都记载为洪武十年<sup>③</sup>,《明太祖实录》记载为洪武十一年四月<sup>④</sup>。不过在《实录》中,此前的洪武九年二月,已经出现调“高邮卫军士千人补宁海卫”的记录<sup>⑤</sup>。估计原因和登州卫一样,宁海卫的设立也曾经历一个相对曲折的过程。

宁海卫设在州治西,与州同城。宁海州城原为土城,面积较大。“洪武五年,守御千户韦胜病于难守,中分其半,改筑之,周二里有奇”<sup>⑥</sup>。洪武十年宁海卫成立后,指挥使陈得“始甃以砖”<sup>⑦</sup>。卫有五个千户所。其中左所在州城东北40里处屯扎,又称金山备御千户所,有周二里的砖城,下辖庙山等六个墩台。另外在州城西北四十里还设有一个清泉寨备御百户所,隶属后所,设百户四人,辖墩堡三<sup>⑧</sup>。栲栳等十二堡、马山等六墩堡由卫直辖。

宁海州内与海防有关的巡检司四个。乳山寨巡检司,在州西南140里<sup>⑨</sup>，“宋时设,元

① 叶序:《重修黄河营寨城记》,同治《黄县志》卷十三。

② 《镇番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7册,第89页。

③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一《兵防》,第725页。嘉靖《宁海州志》卷上《建置·附宁海卫》,第764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八,洪武十一年四月辛未条,第1926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一〇四,洪武九年二月庚子条,第1747页。

⑥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黄县》,第550页。

⑦ 嘉靖《宁海州志》卷上《建置第三》,第728页。

⑧ 嘉靖《宁海州志》卷上《建置第三》,第765页。

⑨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宁海州》,第554页。

因之,明属宁海”<sup>①</sup>;温泉镇巡检司,“金时设,名温水镇,元因之,在(文登)县东北九十里,明洪武三十一年移于九皋海口”;斥(赤)山寨巡检司,在文登县东南120里,洪武九年设<sup>②</sup>,“洪武三十一年移置石岛海口”<sup>③</sup>。辛汪寨巡检司,在文登县北七十里,后移置于海口,“去县九十里”<sup>④</sup>。辛汪寨巡检司在设立时间上有分歧。光绪《登州府志》称设置于洪武九年<sup>⑤</sup>,但保存在威海市博物馆中的《创立营寨记》碑则记载设立于洪武二年<sup>⑥</sup>。后者刊刻于洪武八年。按史源学原理,应以后者为准。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顺带讨论。《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二记载,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乙酉,山东都指挥使周房言所属宁海、莱州二卫东濒巨海,途岸纡远,难于防御。近者,审择莱州要害之处,当置八总寨,以辖四十八小寨;其宁海卫亦宜置五总寨以备倭夷。诏从之<sup>⑦</sup>。

易泽阳在《明朝中期的海防思想研究》一书中以本条记载为依据,认为“朱元璋又在山东半岛北部属于海宁卫的海岛及沿岸建立了五个水寨总寨,在属于莱州卫的海岛及沿岸建立了八个水军总寨,两地共下辖四十八个小水寨”<sup>⑧</sup>。探讨明代水寨建设的学者,一般只提及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提出山东沿海也设有水寨的学者,在笔者的视野中,易泽阳是第一个。

另外,赵红在《论明初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sup>⑨</sup>一文中虽然未提及设水寨,但引用《即墨县志》的记载,“明初防倭之法,卫所既设官兵,又制有数百料大船,八橹哨船,若风尖快船,高把哨船,十桨飞船,凡五等,以三四五月出哨,谓之大汛;七八九月出哨,谓之小汛。盖倭船之来视风所向,清明后风自南来,重阳后风起自北,皆不利于行故也”<sup>⑩</sup>,认为这是朱元璋给山东沿海制定的防倭之法。也就是说,她认为山东沿海卫所军也拥有五等海船。

明初设立水寨的目的,是为了使吃水较深的海船可以不受潮汐影响,比较顺利地驶出军港,投入战斗。山东沿海岛屿众多,且有很多暗礁,沿海水深有限。渤海海域的潮流多不正规半日潮流,运动形式以往复流为主。黄海海域除渤海海峡、成山角等处为不规则半

①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三十二《文秩八》。

②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三十三《文秩九》。

③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文登县》,第554页。

④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文登县》,第554页。

⑤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三十三《文秩九》。

⑥ 转引自刘德煜:《明代的威海卫》,《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6年第3期。

⑦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二,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乙酉条,第3244页。

⑧ 易泽阳:《明朝中期的海防思想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第91页。

⑨ 《烟台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⑩ 乾隆《即墨县志》卷四《武备·营汛·海哨》,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日潮流外,其他区域为规则半日潮流,运动形式有往复流,也有旋转流。成山角海域因为特殊的地质结构,海流流速变化大,流幅窄,多大浪。这样的海洋水文对于船只的要求很高。在机械动力出现之前,只能在船体结构上做文章。元明之际,这一海区基本是遮洋浅船的天下。所谓浅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沙船。沙船底部较平,没有龙骨,适合在沙质海底的海域航行,搁浅风险小,一般天然港口即可停靠。在风向、潮向出现变化时,沙船因吃水较浅,受影响较小,比较安全。古人因此总结道:

沙船能调钱使斗风。然惟便于北洋而不便于南洋。盖北洋浅南洋深也。沙船底平,不能破深水之大浪也。北洋有滚涂浪,福船、苍山船底尖,最畏此浪,沙船却不畏此。且北洋水浅,可抛铁猫(锚),南洋水深,惟可下木椗<sup>①</sup>。

沙船的缺点也很明显,主要是速度较慢,对风力依赖大。另外缺乏破浪能力,遇到大风浪,基本不能出港;如果是在海上,近于听天由命。为了减少在海上遭遇大风浪时的损失,古人只能加大船只,使之拥有尽可能大的吃水面,而这会进一步降低速度。

军舰对反应速度要求很高,沙船的先天不足,注定了它只能作为运输舰使用,或“可于各港协守内洋”<sup>②</sup>,不适宜参加海战。在这种情况下,山东沿海根本没有建水寨的现实需要。

《即墨县志》中提到的八橹哨船、风尖快船等基本是东南海区适用的舰船。在言及出哨时,县志中写道:

出哨,若欲赴马迹、陈钱、花岛、尽山(俱东北大洋中山名)等处,必须用福、苍(即□船也)及广东鸟尾(即鸟船也)等船<sup>③</sup>。

马迹、陈钱等都是江浙近海中的岛屿,福、苍船也是用于东南海域的舰船,与山东沿海没有丝毫关系。可见,县志关于“海哨”的记载是错误地照搬了明代东南海区巡哨制度。

进入明中叶,由于海上威胁的减少,沿海战备懈怠,关于舰船不修、不造的记载层出不穷。“东南滨海,设防制胜,全在舟师。旧制:各寨设立战舰,三年一修,五年一造。日复一日,五年不修,十年不造矣”<sup>④</sup>。如果莱州卫、宁海卫确有水寨的话,理应有类似的记载。但笔者翻检史籍,从未见到类似资料。万历年间,日本侵略朝鲜,山东海防形势吃紧,“近岛

① 《筹海图编》卷十三上,第880页。

② 同治《即墨县志》卷十二《杂稽·海程》,第310页。

③ 同治《即墨县志》卷十二《杂稽·海程》,第310页。

④ 《筹海图编》卷十三上,第887页。

寇震邻,仓卒莫之为计。夫是以益讲于兵”,明廷决定在登莱沿海设置水兵,“而莱人旧不能操舟,贼来,何计遏之海上?故又设战舰,是不得不以南人领之矣”<sup>①</sup>。如果曾有水寨的话,即使再破败,也不至于没有人会驾船吧?

其实,对实录中的这条记载,道光《荣成县志》的作者已经做出了判断:

《明史·兵志》:洪武十七年,汤和筑沿海诸城(土城);二十三年,建五总寨于宁海卫,共辖小寨四十八。此沿海诸寨所由来欤?<sup>②</sup>

与《荣成县志》作者信心不足,略带怀疑的口吻相比,民国《牟平县志》的作者要干脆的多。

《明史·兵志》:洪武十七年,汤和筑沿海诸城;二十三年,建五总寨于宁海卫,与莱州八总寨,共辖小寨四十八。复命徐辉祖巡视沿海以防倭。迨承平既久,惟卫所诸城尚有居民,其余小寨半皆坍塌,仅遗古址而已(本县土寨遗址,北海岸有清泉寨、金沟寨、马山寨、鹤止寨、金山寨,南海岸有南寨、万家寨、孙家寨等),历代以来,海上所以多废垒也<sup>③</sup>。

可见,这些总寨,其实就是一些规模较大,建于内陆相对中心位置的土寨<sup>④</sup>。

不可否认,山东沿海卫所,除了登州地区负责补给辽东的海船外,也设有巡哨船只。在建设这些总寨之前,明朝政府刚刚于洪武二十三年四月“诏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sup>⑤</sup>。据万历《乐安县志》记载,塘头寨备御百户所“有哨兵,食粮于邑。无事则登高以瞭望,有事则驾舟以侦探”<sup>⑥</sup>。可见,这一诏令在山东沿海卫所也得到了贯彻。只是这种用于近岸巡哨小船在天然湾口即可驻泊,无需专门的水寨。

洪武二十五年沿海土寨的大规模建设,暗示明廷在山东沿海的御倭策略开始发生转变。前面说过,洪武初期山东海防的重心在以州县治所所在城池为中心的第三道防线,布置于沿海的墩台及少量兵力——第一道防线——的任务主要及时发现敌情并予以适当迟

① 万历《莱州府志》卷五《兵防》。

② 道光《荣成县志》卷一《疆域·古迹·沿海土寨》,“中国地方志集成”丛书影印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46页。

③ 民国《牟平县志》卷十《文献志·杂志·轶事》,民国二十五年济南山东印刷局铅印本。

④ 邵晴在其硕士论文《明代山东半岛海防建置研究——以沿海卫所为中心》中较早对宁海卫、莱州卫总寨的性质提出质疑,但未做展开论述。见论文第20、28页。中国海洋大学,2007年6月通过答辩。

⑤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一,洪武二十三年四月丁酉条,第3007页。

⑥ 万历《乐安县志》卷十《兵防》。

滞。登州卫因为海运补给物资的需要靠近海岸线,但并未对这一策略构成明显的影响。因为近海运输线的存在,渤、黄海域有明朝海军巡弋,客观上对倭寇等海上威胁构成一定的威慑,加之朝鲜半岛政治局势的变化,这一策略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但随着朝鲜李朝的建立,海上形势出现新的变化,倭寇的袭扰又趋增多。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山东都指挥僉事蔺真奏:“近者,倭船十二艘,由城山洋艾子口登岸劫掠,宁海卫指挥僉事王镇等御之,杀贼三人,获其器械。赤山寨巡检刘兴又捕杀四人,贼乃遁去”<sup>①</sup>。事隔多年,倭寇再次“光临”山东半岛,而且出现在以往并不多见的冬季,登陆点又是人烟稀少的成山角附近,新的敌情必然会促使明朝政府反思此前御倭策略的有效性。

从洪武十七年开始,明朝政府开始在东南沿海展开陆上海防卫所堡寨建设。在朱元璋眼中,“方指挥建言沿海筑城,海贼见防备得周密,再不敢上岸,百姓每方得休息”<sup>②</sup>,这一经验值得推广。在东南沿海浙江、福建等地陆上海防设施大规模建设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山东沿海适当增设一些类似的堡寨是很自然的选择。不过因为诸多原因,山东沿海的陆上海防建设在洪武二十五年修建了一批土寨之后并没有进一步展开。真正的大规模建设还要等到若干年后。

洪武末期,海防形势又趋恶化。洪武三十一年二月,浙江都司上报:“近者,倭贼二千余人、船三十余艘入寇海澳寨。楚门千户王斌、镇抚袁润等御之。贼势暴悍,斌等力不能胜,皆战死。”<sup>③</sup>从倭寇的数量上看,已经大大超出了普通海寇的范畴,更像是杀气腾腾的正规敌军。

同月,“倭夷寇山东宁海州,由白沙海口登岸,劫掠居人,杀镇抚卢智。宁海卫指挥陶铎及其弟钺出兵击之,斩首三十余级,贼败去。钺为流矢所中,伤其右臂。先是,倭夷尝入寇,百户何福战死。事闻,上命登、莱二卫发兵追捕。至是,铎等击败之。诏:赐钞帛恤福家”<sup>④</sup>。

从这一记载来看,事件的经过应该是倭寇登陆后,百户何福首先战死。山东军方上报,明廷下令登、莱二卫出兵巡捕。沿海几个卫所开始合力应敌。但倭寇再次在白沙海口附近侵略得手,杀死镇抚卢智。宁海卫军追击搜捕,终于和大股倭寇遭遇,在付出较大代价后,取得胜利,倭寇退入海中。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八,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甲寅条,第2975页。据朝鲜《李朝太祖实录》卷三,壬申二年四月甲戌条记载,当年(洪武二十六年)四月,“西北面都巡问使赵温击倭寇于随州,获宁海州人李唐信以献。命给衣粮,遣前判典仪寺事金乙祥管送辽东”(见该书第166页)。这个李唐信很可能就是洪武二十二年倭寇袭扰成山一带时被掳走的。可见,这次袭扰虽然被击退,但仍有一定的损失。

② 《大诰武臣·储杰旷职第六》,见《全明文》卷三二《朱元璋三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34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六,洪武三十一年二月丁酉条,第3700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六,洪武三十一年二月乙酉条,第3699页。

倭寇的这次袭扰,有两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倭寇的侵扰仍然是游击式的,但从“斩首三十余级”来看,数量明显增加;第二,因为卫所在本境防御之外,无权自主出兵,和相邻卫所配合作战,必须先取得中央批准,致使反应速度明显不够。而面对大股敌人,当地驻军又不足以应付,以致连续损兵折将。

要对付倭寇的游击式袭扰,必须提高前线驻军的反应速度,也就是说,需要赋予沿海卫所军官战时指挥权。这既需要调整明军的指挥体制,又需在人事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动作较大。对于猜忌心很重的朱元璋来说,这样的调整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在不改革体制的前提下,要有效抵御倭寇袭扰,唯有增加驻军,把所有要害地区全部掌控起来。于是,搁置了多年的陆上海防建设被重新提起。洪武三十一年四月,明廷下令“置山东都指挥使司属卫七:曰安东,曰灵山,曰鳌山,曰大嵩,曰威海,曰成山,曰靖海”<sup>①</sup>。这七个卫全部分布在沿海。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七个卫的具体情况。

## 六 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大嵩卫



图9《登州府全图》

这是收录在光绪《登州府志》中的一幅登州府全图。从中可以发现,从芝罘海口向东沿顺时针方向到丁字湾五龙口,依次分布着奇山所、宁海卫、金山所、威海卫、成山卫、寻山

<sup>①</sup>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七,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丙寅条,第3716页。

所、宁津所、靖海卫、海阳所、大嵩卫、大山所等卫所。除了宁海卫及其所属金山千户所设置于洪武十一年之外,其他卫所几乎全部出现在洪武三十一年。

奇山守御千户所,设在福山县境内的芝罘半岛上,洪武三十一年建<sup>①</sup>。北有三面临海的芝罘山,南倚碁山,奇山所之“奇即碁也”<sup>②</sup>。西侧是芝罘海口。沿海设墩堡七处<sup>③</sup>。

奇山所地处登州卫和宁海卫之间,直属山东都司,不仅弥补了芝罘海口防御力量的不足,而且在两卫的结合部打了一块补丁。

在芦洋海口附近,明廷增设芦洋寨备御五百户所,隶属福山所,辖八角(海口)等六墩。所“旧有土城,百户张刚筑。后千户王钰改为砖城”<sup>④</sup>,周二里。附近地区另设有宫家岛寨、芝山寨、荆山寨和磁山寨,“右五寨,俱洪武三十一年魏国公徐辉祖奏准开设。永乐间,四寨并入芦洋”<sup>⑤</sup>。“刘家汪、卢(芦)洋等寨俱与蓬莱县东海口相近”<sup>⑥</sup>。

威海卫,洪武三十一年设置,“析文登县辛汪都三里立威海卫”<sup>⑦</sup>,地处今双岛海湾东侧,“东至海一里”<sup>⑧</sup>,“永乐元年建城”<sup>⑨</sup>,“卫城周六里有奇”<sup>⑩</sup>。下辖左、前、后三所及墩堡十二。其中后千户所设置于今威海湾东侧半岛北部的百尺崖,下辖曹家岛等九个墩堡<sup>⑪</sup>。

百尺崖备御后千户所的设立时间有一定的争议。《明史·地理志》记载:“海阳守御千户所,在靖海卫南。金山守御千户所,在威海卫西。百尺崖守御千户所,在威海卫北。寻山守御千户所,在成山卫东南。俱成化中置”<sup>⑫</sup>。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也采用了这一说法,并称宁津守御千户所和大山备御千户所也设置于成化年间。且为与此相对应,顾氏特意指出威海卫在初设时只“领左右二千户所”<sup>⑬</sup>。另外,《明史·地理志》还称夏河寨千户所和石臼岛寨千户所,“俱弘治后置”<sup>⑭</sup>。对此,有集中讨论的必要。

《明英宗实录》卷四八记载,正统三年十一月,

① 嘉靖《宁海州志》卷上《建置第三》。第765页。

② 民国《福山县志稿》卷一《山川》。

③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一《兵防》,第727页。

④ 乾隆《福山县志》卷二《地里·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丛书影印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09页。

⑤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福山》,第556页。

⑥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六《山东七·登州府·福山县·孙乔镇》,第257页。

⑦ 乾隆《威海卫志》卷一《疆域》,民国十八年威海九华小学重印本。

⑧ 乾隆《威海卫志》卷一《疆域·延袤》。

⑨ 乾隆《威海卫志》卷一《疆域》。

⑩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六《山东七·登州府·文登县·附见》,第258页。

⑪ 嘉靖《宁海州志》卷上《建置三》,第767页。

⑫ 《明史》卷四一《地理二》,第952页。《明史》将这几个所通通称为守御千户所,明显与事实不符。

⑬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六《山东七·登州府·文登县·附见》,第258页。

⑭ 《明史》卷四一《地理二》,第950页。

命改山东登州府管内奇山守御所仓为奇山仓,威海卫仓为威海仓,百尺崖所仓为宁海州仓,俱隶宁海州。成山卫仓为成山仓,寻山所仓为寻山仓,靖海卫仓为靖海仓,宁津所仓为宁津仓,俱隶文登县。大嵩卫仓为大嵩仓,大山所仓为大山仓,海阳守御所仓为海阳仓,俱隶莱阳县。莱州府管内王徐所仓为本府王徐仓,鳌山卫仓为鳌山仓,浮山所仓为浮山仓,雄崖守御所仓为雄崖仓,俱隶即墨县。灵山卫仓为灵山仓,夏河所仓为夏河仓,俱隶胶州。青州府管内安东卫仓为本府安东仓。俱改铨其官,铸印给之。所在府州县各添设佐贰官一员,以理其事。仍添设按察司官一员以总之。先是,山东三司言登、莱、青三府沿海各仓俱隶卫所,出纳之际,民受其害,请俱改隶府县。行在户部以为宜如其言,故有是命<sup>①</sup>。

明中叶,随着国防形势的变化,军队的重要性日渐下降,地位随之下滑,在与文官系统的较量中节节败退,其中军仓管理权被剥夺,是重要表现之一<sup>②</sup>。撇开这些,单从这条记载来看,百尺崖所、寻山所、宁津所、大山所、海阳所、夏河所都位列其中,说明至少在正统朝之前,这几个千户所都已成立。宣德年间,军队的地位已经开始下滑,这几个所如果设在宣德年间,不大可能有专门的军仓。永乐年间,山东的海防体制向营兵化转变,也不大可能增设新的卫所,因此,最大的可能仍是设置于洪武末期。这其中,百尺崖所等都是附属某个军卫的备御千户所,其设置时间大抵应与本卫设置时间一致。因此,笔者认为,以上各所均应设置于洪武三十一年或稍后一段时间内。嘉靖《宁海州志》明确记载宁津守御千户所“洪武间置”<sup>③</sup>,嘉靖《山东通志》也称海阳守御千户所“洪武间建”<sup>④</sup>,可作为佐证。

上引《实录》资料中没有提到金山所和石臼所。金山所即宁海卫左所,石臼所即安东卫后所,按常理,应与本卫同时组建。不出意外的话,这两个所也应设置于洪武期间。

成山卫位于今荣成湾和朝阳口之间半岛上,洪武三十一年创建,辖左、前、后三所,其中后所备御寻山。寻山所辖青鱼岛等 15 个墩堡,另有里岛等 19 个墩堡由成山卫直辖<sup>⑤</sup>。成山卫城为石城,周六里,清代撤卫后一度成为荣成县城,目前为荣成市成山镇所在地。寻山所城位于卫城南向 50 里处,今爱连湾畔。道光《荣成县志》记载成山卫设置于洪武十

① 《明英宗实录》卷四八,正统三年十一月丙申条,第 930—931 页。

② 参见拙作:《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第二章第三节《明中叶月粮制度的变革》。线装书局,2007 年。

③ 嘉靖《宁海州志》卷上《建置三》,第 769 页。《明史》卷四一《地理二》也记载本所“洪武三十一年置”。见该书第 952 页。

④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一《兵防》,第 732 页。

⑤ 嘉靖《宁海州志》卷上《建置三》,第 767—768 页。

三年<sup>①</sup>，寻山所城也修建于洪武十三年<sup>②</sup>，不知依据为何。不过，对这一记载似乎不能轻易否定。《天津右卫选簿》中有这样一条资料：

南阳人李忠，“洪武十四年以年深并胜铁枪，升靖海卫右所副千户”<sup>③</sup>。

按《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成山卫与靖海卫等同时设置。但李忠于洪武十四年即出现在靖海卫，说明靖海卫至少在十四年已经存在，十三年设立也是可能的。既然靖海卫可能出现在洪武中期，成山卫的设立时间同样有提早的可能。只是能说明成山等卫设置于洪武十三年的例证还非常缺乏，李忠的个案暂时只能算是孤证，不足以否定实录的记载。稳妥起见，这里依旧采用实录的说法。

宁津守御千户所位于桑沟湾和石岛海湾之间的半岛东端，直属山东都司。道光《荣成县志》误认为其属靖海卫<sup>④</sup>。宁津所辖杨家岛等十七墩堡<sup>⑤</sup>，所西临近斥山寨巡检司。宁津所有砖城，周二里<sup>⑥</sup>。

在斥山西南部的靖海角，洪武三十一年设靖海卫。靖海卫辖左、中、后三所，领大湾口、柘岛等 26 墩堡<sup>⑦</sup>。靖海卫城，周六里有余，“三面环海，当东南出入要地”<sup>⑧</sup>。“自南而北一带平冈，正南有铁槎山，嵯峨高耸；正西隔海瞭望见五垒岛；自西南以至西北皆汪洋大海”<sup>⑨</sup>。靖海卫城原有四座城门，“后倭乘西门入寇，始塞，今止三门”<sup>⑩</sup>。

海阳守御千户所，位于乳山口和白沙湾之间的半岛颈部，四周分散着 17 座墩堡<sup>⑪</sup>。海阳所的辖区大体与目前乳山市海阳所镇相当。海阳守御所城，系砖城，周三里<sup>⑫</sup>。

在靖海卫和海阳所之间，另分布着一些小规模的寨城，如竹岛寨、五垒岛城、元真岛

① 道光《荣成县志》卷一《疆域·沿革》，第 441 页。

② 道光《荣成县志》卷二《建置志·城池》，第 456 页。为与此说法相匹配，本志卷六《职官》部分特意把成山卫指挥僉事任义的任职时间写成“洪武十三年封”。不过在旁注中又称“文登志：洪熙元年封”，暗示志书作者对自己的更改也不是非常有把握。见该书第 478 页。

③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68 册第 30 页。

④ 道光《荣成县志》卷二《建置志·诸军》，第 458 页。

⑤ 嘉靖《宁海州志》卷上《建置三》，第 769 页。

⑥ 康熙《靖海卫志》卷一《形胜》，“中国地方志集成”丛书影印本，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 402 页。

⑦ 嘉靖《宁海州志》卷上《建置三》，第 768 页。

⑧ 康熙《靖海卫志》卷十《屯名》，第 418 页。

⑨ 同治《即墨县志》卷十二《杂稽·海程》，第 309 页。

⑩ 康熙《靖海卫志》卷一《形胜》，第 402 页。

⑪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一《兵防》，第 732 页。

⑫ 乾隆《海阳县志》卷四《建置·城池》，“中国地方志集成”丛书影印本，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 49 页。

城、远岛寨城等，“旧皆为戍守处”<sup>①</sup>。

大嵩卫，在莱阳县东南 130 里，今海阳市东部海滨，洪武三十一年置，领中、前、后三千户所，辖麦岛等 12 墩堡<sup>②</sup>。其中前千户所备御大山寨，与雄崖守御所隔海相对。两所共同防御丁字湾海口。大山(寨)所辖大山等四墩堡<sup>③</sup>。大嵩卫城系砖城，洪武三十一年由指挥使邓清主持修筑<sup>④</sup>，周八里；大山所城周四里<sup>⑤</sup>。“卫南海中有巨高岛，西南边海有草岛嘴，俱戍守处”<sup>⑥</sup>。

## 七 鳌山卫、灵山卫、雄崖所

鳌山卫，“在即墨县东四十里”，辖区与目前的即墨市鳌山卫镇大体相当。领右、前、后三个千户所，辖小劳山、栲栳岛等 26 个墩堡。浮山寨备御千户所，隶属鳌山卫，系该卫前所<sup>⑦</sup>，在卫南浮山海口处，辖麦岛、错皮岛等 18 个墩堡<sup>⑧</sup>。

鳌山卫的设立时间，诸家方志的记载有一定差异。实录的记载是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明史》则记载为洪武二十一年五月<sup>⑨</sup>。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一记载为洪武二十一年<sup>⑩</sup>，但同书第 12 卷又说“鳌山卫城，砖城，在即墨县东四十里海润乡高山社，国朝洪武三十一年魏国公徐徽(辉)祖开设，指挥佥事廉高创”<sup>⑪</sup>。万历《莱州府志》沿用了第一种说法，认为是“洪武二十一年魏国公徐辉祖开设，指挥佥事廉高建，砖砦”<sup>⑫</sup>。同治《即墨县志》则又别出心裁，提出“明洪武三十五年魏国公徐辉祖设鳌山卫”<sup>⑬</sup>，并称浮山所和雄崖所也设立于洪武三十五年<sup>⑭</sup>。

洪武二十一年的提法，笔者目前没有见到可以确切佐证的材料，结合《山东通志》前后

①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六《山东七·登州府·文登县》，第 258 页。

②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一《兵防》，第 732—733 页。

③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一《兵防》，第 733 页。

④ 乾隆《海阳县志》卷四《建置·城池》，“中国地方志集成”丛书影印本，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 49 页。

⑤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莱阳县》，第 553 页。

⑥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六《山东七·登州府·莱阳县·附见》，第 258 页。

⑦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六《山东七·莱州府·即墨县·附见》，第 256 页。

⑧ 万历《莱州府志》卷五《兵防》。

⑨ 《明史》卷四一《地理二》，第 950 页。

⑩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一《兵防》，第 737 页。

⑪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二《城池》，第 792 页。

⑫ 万历《莱州府志》卷三《城池》。顾炎武在《肇域志》中也采用了这一说法。见《肇域志·山东·莱州府·鳌山卫》，第 622 页。

⑬ 同治《即墨县志》卷四《武备·营汛》，第 68 页。

⑭ 同治《即墨县志》卷二《建置·城池》，第 42 页。

矛盾的记载,不排除第11卷是刻版时漏刻了一横所致,万历《莱州府志》、《明史》的作者未经详审,致使错误延续。至于洪武三十五年一说,因为牵扯徐辉祖,后面会集中探讨,暂从略。

鳌山卫右四座城门,东门叫镇海门,凸显了海防前哨的性质。另外县北之张家寨、楼山寨,县南金家岭寨,县东王家庄寨,县东北走马岭寨、羊山寨、大港寨、栲栳岛寨、田村寨等错落卫城四周,“俱属卫”<sup>①</sup>,共同构成较为严密的沿海防御体系。

在鳌山卫和大嵩卫之间,明廷另外设置了一个雄崖守御千户所,直属山东都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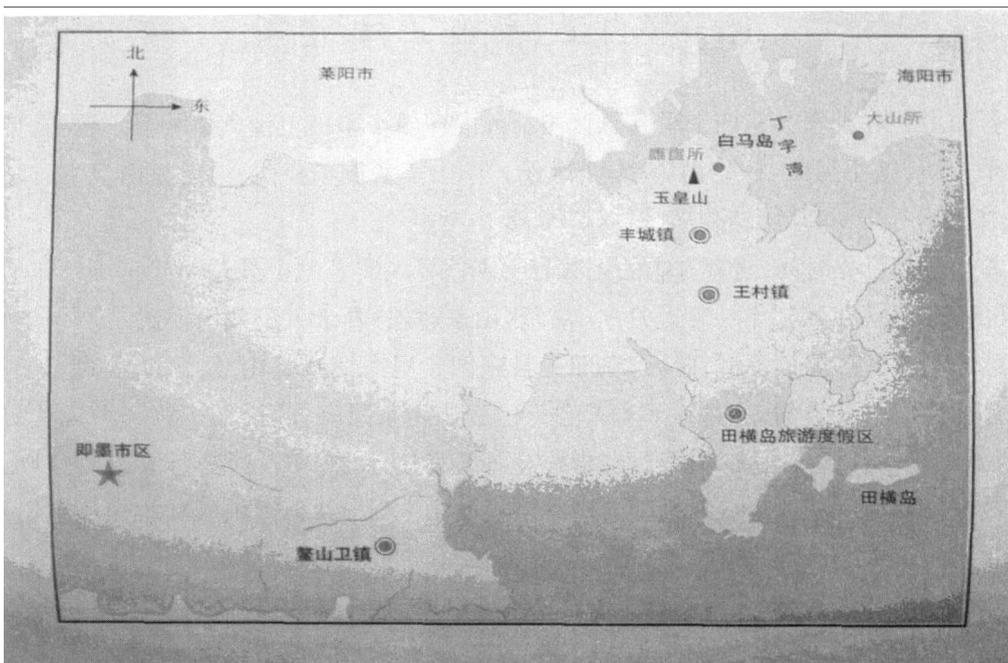


图10《雄崖所、鳌山卫地理位置图》(《雄崖所古城》附图)

雄崖所在今即墨市丰城镇北部滨海,隔丁字湾与大嵩卫大山前所相望,两所共同扼守丁字湾海口。雄崖所的设立时间不是很明确,嘉靖《山东通志》、万历《莱州府志》等均称“洪武间建”,唯同治《即墨县志》明确记载“雄崖所城,洪武三十五年设”<sup>②</sup>。雄崖所辖白马岛等11个墩堡<sup>③</sup>。

雄崖所设于两卫之间,有效弥补了两卫结合部的防御薄弱环节。

与栲栳岛等名虽为岛,实际只是半岛不同,白马岛是名副其实的岛屿。白马岛位于丁字湾内,与雄崖所、大山所的距离都不是很远,在这里设置烟墩,可以同时给两个所发出警报。一般认为,放弃沿海岛屿是明初海防政策的一大败笔,但白马岛墩台的存在,使我们

① 《肇域志·山东·莱州府·鳌山卫》,第623页。

② 同治《即墨县志》卷二《建置·城池》,第41页。

③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一《兵防》,第739页。

有必要对这一看法重新评估。与白马岛类似,胶州湾内的阴岛(今称红岛)同样没有被明朝政府废弃,岛上不仅有隶属里仁乡阴岛社的民户<sup>①</sup>,而且建有一座备倭土城——张家寨城。需要注意的是,胶州湾沿岸设有鳌山卫、灵山卫和胶州守御所,但设在阴岛上的军屯却隶属于远在几百里之外的大嵩卫<sup>②</sup>。这样的安排显然是为了实现不同卫所之间的制衡,是“犬牙相制”原则的具体表现。明初的倭寇袭扰大部分是游击式的,快速反应是成功应对袭扰的基本要求之一。按照明代的制度,如果倭寇入侵胶州湾腹内,岛上屯兵有义务参战。但附近卫所无权指挥他们,大嵩卫治又距离遥远,其结果必然影响作战效果。明朝政府以牺牲海防效能换来的军内制衡,代价未免大了些。

灵山卫,在胶州城东南九十里,因海中有灵山岛而得名。卫辖左、前、后三所及唐岛、李家岛、孙家港等30个墩堡<sup>③</sup>,辖区主体在今胶南市灵山卫镇。夏河寨备御千户所,在卫之西南方向,即灵山卫前所<sup>④</sup>。“洪武间灵山卫百户管城包以砖石”<sup>⑤</sup>,辖走马岭等16墩堡<sup>⑥</sup>。夏河寨虽然只是个千户所,但寨城的规模和卫城一样,都是“周三里有奇”<sup>⑦</sup>。

在卫城周边,另有萧家寨,“洪武间灵山卫百户陈良因古墙包以砖石”<sup>⑧</sup>,龙潭寨,在诸城县东南一百二十里,两寨俱“置百户所戍守,属胶州灵山卫”<sup>⑨</sup>。

灵山卫城的地貌可用一句话形容:“左右皆崇山,其南一望无际者,海也”<sup>⑩</sup>。从上图中可以发现,卫城东、北、西三个方向分别被鹁鸽山、小珠山、大珠山等山脉阻隔,是一座典型的背山面海城堡,充分利用了地利。夏河寨城背后也有松山等作依托。不过从后来的效果看,灵山卫城的选址似乎过于重视地利,以致忽略了南面海口的水文条件。因为灵山湾一带风向变化较快,“虽可容船,不宜久住”<sup>⑪</sup>,对于习惯海上生活的倭寇而言,同样是需要

①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二《城池》,第792页。据《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见第3652页)记载,“正统十四年十月癸酉,山东等处总督备倭永康侯徐安等奏:比见倭寇往来海中,虑其登岸抢掠即墨县阴岛社,请迁其民于陈马庄居住,验户丁多寡,拨与空闲屯地耕种。事下户部,复奏,从之”。徐安奏准迁徙岛上居民到内陆生活,是明初空岛政策的延续。不过从《通志》的记载来看,这次迁徙似乎并没有得到长期贯彻。正德、嘉靖年间,陆续有辽东军民自发迁徙到山东沿海岛屿生活,颇令明廷挠头。但阴岛地处胶州湾内部,在两岸军卫的监视下,辽东百姓估计不会深入到此。因此,《通志》中记载的阴岛社百姓,应是原住民的后裔。从实录的记载看,徐安等只是担心岛民遭到倭寇劫掠,并未发生实质性的侵扰,因而不排除这次迁徙行动半途而废的可能。

② 同治《即墨县志》卷二《建置·里舍》,第46页。

③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一《兵防》,第735—736页。

④ 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七《明职官表》,第57页。

⑤ 乾隆《诸城县志》卷十《武备考》,第85页。

⑥ 万历《莱州府志》卷五《兵防》。

⑦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六《山东七·莱州府·即墨县·附见》,第256页。

⑧ 乾隆《诸城县志》卷十《武备考》,第85页。

⑨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五《山东六·青州府·诸城县·景定镇》,第253页。

⑩ 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三九《金石考·重修灵山卫学记》,道光二十五年刊本。

⑪ 同治《即墨县志》卷十二《杂稽·海程》,第305页。

规避的路线。因此,清人评价:“(卫城)与今海口商舟来往亦不毗接。盖明人一时之制,未尽地理之宜故”<sup>①</sup>。

和鳌山卫一样,灵山卫的设卫时间也有争议。嘉靖《山东通志》记为“洪武二十一年建”<sup>②</sup>。万历《莱州府志》未提及设卫时间,但指出卫城建成于洪武三十五年,“甃甃”<sup>③</sup>,顾炎武亦采用这一说法<sup>④</sup>。顾祖禹将上述说法合二为一,称“洪武二十一年置,三十五年筑城”<sup>⑤</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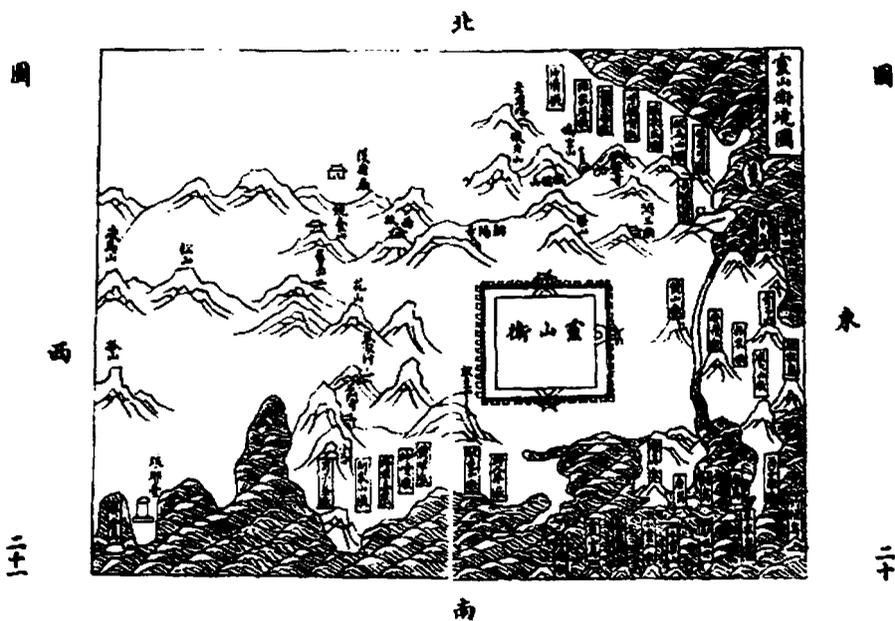


图 11 《灵山卫境图》(万历《莱州府志》卷首)

《灵山卫志》的说法与以上都不同:

洪武五年,魏国公徐达调指挥僉事朱兴筑土城以备倭……永乐二年,指挥僉事郭崇重修,外包以砖<sup>⑥</sup>。

① 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三七《形胜考》。

②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一《兵防》,第 735—736 页。

③ 万历《莱州府志》卷三《城池》。

④ 《肇域志·山东·莱州府·胶州》,第 544 页。

⑤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六《山东七·莱州府·即墨县·附见》,第 256 页。

⑥ 乾隆《灵山卫志》卷一《輿地·沿革》,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 年校注本,第 11 页。

不论是建卫时间还是建城时间,都和前述说法有很大差距。这一说法后被道光《胶州志》沿用,并有所发展。

洪武五年,魏国公徐达调指挥佥事朱兴筑灵山卫城备倭……永乐二年指挥佥事郭崇重建卫城<sup>①</sup>。

两相对比可以发现,《灵山卫志》只是说洪武五年“筑土城”,未敢明确说是建卫城,道光《胶州志》则干脆肯定下来。虽然在正文中没有明确,但卫志附录了作者的一段考证文字:

旧州志载灵山卫建于洪武二十一年,载建胶州所无年号,载胶州所千户署建于洪武五年。岂有未建灵山卫而先建后所之理?是州志亦误也。据《明史纪事本末》载:洪武元年正月,定将帅将兵之法,凡郡县皆立卫所,当从五年为是<sup>②</sup>。

可见,洪武五年建卫之说纯粹是志书作者的个人判断。这里的关键是胶州所是否是灵山卫的后所?前文曾谈到胶州所的确成立于洪武五年,但是是直属于都司的守御所,即便在灵山卫成立后降格为备御后所,也不能以此为依据推断灵山卫的设立时间,何况称之为卫之后所,本身就缺乏确凿的证据。因此,笔者认为卫志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至于是否在洪武二十一年曾经一度成立,还需明确证据佐证。在没有铁证之前,还是坚持实录的说法较为妥当。

## 八 安东卫

安东卫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卫城虽然在山东境内,但“北去日照县九十里。南去赣榆县七十里”<sup>③</sup>,距离南直隶淮安府更近。而且其辖区、军屯土地大多分布在南直隶境内,故清初卫志的作者称它“南临淮楚,北接青齐,地属淮安府赣榆县境,城则青州府日照南境也。城西北五里有石碑为界。实为南北之交衢,山左之门户”<sup>④</sup>。可见,设置安东卫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两省结合部的防卫缺环。类似的跨境卫所在明代并不罕见,是“犬

① 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三四《大事》。

② 乾隆《灵山卫志》卷一《舆地·沿革·正误》,第13页。

③ 康熙《安东卫志》卷一《里至》。本志传本罕见,后由秦洪河先生标点整理,内部印行。网络上有全文。因未见原书,本书也只好采用网络版本。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004f10100qnd1.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004f10100qnd1.html)。

④ 康熙《安东卫志》卷一《疆域》。

牙相制”原则的具体体现。明中叶,军方财权被大幅度剥夺,给这类跨境卫所的管理造成很多困难。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嘉靖《山东通志》“兵防”一节中居然没有提到安东卫。

安东卫,洪武三十一年建,辖五个千户所,卫城“周五里”。在其北部,明廷另设有石臼寨千户所,“所城周三里有奇”<sup>①</sup>,位置大致在今日照市日照港附近,辖区北部与灵山卫接壤。按照嘉靖《青州府志》卷十一的记载,石臼寨所属于守御所,和安东卫没有隶属关系,因此,乾隆《沂州府志》关于天顺年间,“调去中所于天津卫,右所于徐州卫”<sup>②</sup>,安东卫仅存左、前、后三所的记载是有问题的。卫志载,调走中、右所后,“隶卫者止有前、左二所并汛后所,为三所”<sup>③</sup>。石臼所因与安东卫接境,在防务上必然和安东卫有联系,在明朝中后期军制变化后受安东卫直接领导也是有可能的,但在祖制不可变的大原则下,守御所的身份应该是不变的。卫志的记载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可见,安东卫在初创时实际只有四个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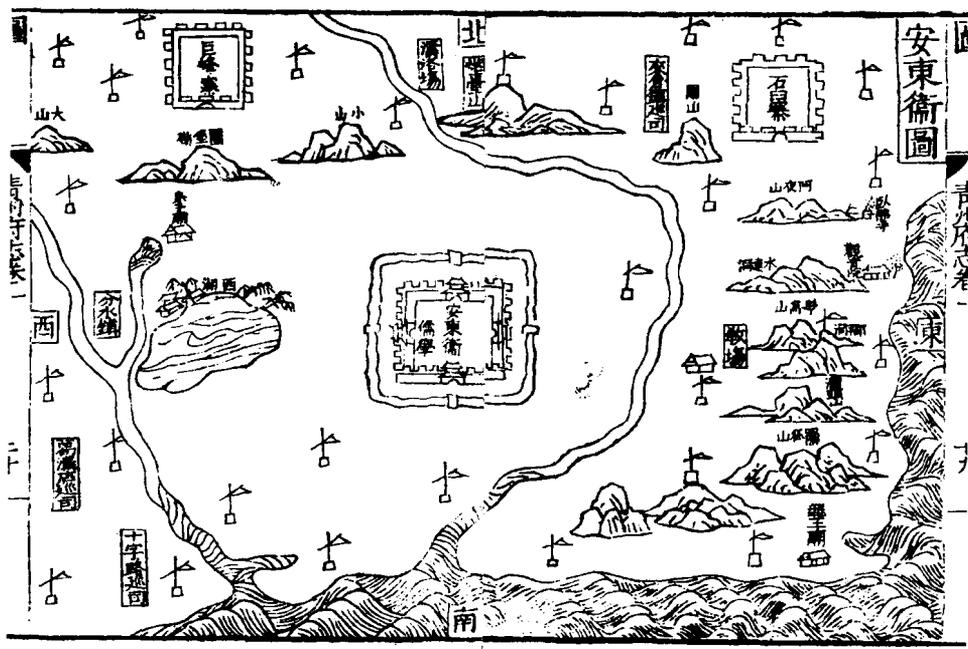


图 12 《安东卫图》(嘉靖《青州府志》卷一)

联系上一节《灵山卫志》的记载推断,胶州守御所应该也是所谓的分汛所,防务上受灵山卫指导,在一定程度上代行后所职能。灵山卫实际只领有左、前两个千户所。

①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五《山东六·青州府·日照县·附见安东卫》,第 254 页。

② 乾隆《沂州府志》卷一《沿革》,“中国地方志集成”丛书影印本,凤凰出版社,2008 年。

③ 康熙《安东卫志》卷一《建置》。



登高而望,见东枕阿掖,西带长流,南临沧海,北锁关山,东海诸峰遥观而若画,西首重岗远列而如屏,因凿山开土,聚众而成城。(旧志)<sup>①</sup>

明廷从洪武十七年开始由汤和主持在沿海设置防海卫所堡寨,充分利用地理条件是冷兵器时代军事设施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依山面海建城,即可以取得居高临下的优势,又可以集中兵力于沿海一面,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防御效能。故事中的汤和选址建城显然是附会,但从中可以发现,安东卫城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在选址应该费过一些周折,原址坊口的地理优势肯定比不上后来的卫城。

## 九 几个相关问题

在洪武朝的海防建设中,因为诸多原因,留下了几个疑问,这里试做解答。

### (一) 青州右卫的去向

永乐四年,青州右卫被整体调离山东。对于它的去向,实录记载是改为天津右卫,嘉靖《青州府志》及肇域志则称改戍德州。好在《天津右卫选簿》尚存,从中可以核实青州右卫的去向。为表述方便,先列举几个实例:

(1) 合肥人刘鉴,“永乐四年调青州右卫。本年七月全五(伍)调直沽,改设今卫”<sup>②</sup>。

(2) 黄岩人罗端,“(永乐)四年调青州右卫右所,十月,调天津右卫右所”<sup>③</sup>。

(3) 武陵人姚玘,“永乐四年授青州右卫右所副千户,十月,改天津右卫”<sup>④</sup>。

(4) 蒙城人张鉴,永乐四年由徐州卫右所调青州右卫,再调天津右卫<sup>⑤</sup>。

(5) 全椒人袁庆,“永乐二年袭授建阳卫右所世袭百户,四年调青州右卫后所,后改天津右卫后所”<sup>⑥</sup>。

(6) 凤阳人杨勇,永乐四年由建阳卫中所“调青州右护卫后所,本年改设天津右卫后所”<sup>⑦</sup>。

① 康熙《安东卫志》卷一《形胜》。

② 《天津右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8册,第16页。

③ 《天津右卫选簿》,第32页。

④ 《天津右卫选簿》,第56页。

⑤ 《天津右卫选簿》,第77页。

⑥ 《天津右卫选簿》,第78页。

⑦ 《天津右卫选簿》,第75页。

(7) 合肥人郭兴, 永乐四年由青州左卫调右卫, “改设天津右卫”<sup>①</sup>。

(8) 寿光人邵记儿, 由青州左护卫后所总旗, “改天津右卫后所”<sup>②</sup>。

(9) 黄岩人林旺, 青州左护卫左所百户, “改天津右卫后所”<sup>③</sup>。

(10) 临湘人萧玉, “颍川卫世袭百户。永乐四年调青州右卫, 后改调天津右卫中所”<sup>④</sup>。

(11) 山阳人周能, 原为镇江卫右所百户, “永乐四年调青州右卫前所, 后改调天津右卫前所”<sup>⑤</sup>。

(12) 霍邱人刘瑄, 原为青州中护卫左所典刑, 世袭所镇抚, “调天津右卫左所”<sup>⑥</sup>。

从以上个案资料中可以发现, 青州右卫的确是调到了天津一带。现存《德州卫选簿》中未能发现来自青州右卫的军官间接证明了这一点。另外, 从《德州卫选簿》中可以发现, 该卫开设于洪武二十二年, 而且下辖不只五个千户所, 还辖有中左所、中右所, 属于超编配置<sup>⑦</sup>, 似无需从别卫补充兵力。而德州左卫设置于永乐五年六月<sup>⑧</sup>, 与青州右卫调离时间不符。这些都可以为青州右卫的去向提供佐证。

天津右卫的设置也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有一个过程。刘鉴等于七月全伍调往直沽, 罗端、姚圻等则是十月才离开青州说明了这一点。例(5)、(7)、(10)、(11)则显示在调离之前, 曾有大批军官被调到青州右卫。按理, 在决定调卫之后, 这些人可以直接从原卫调往新设的天津右卫, 没有必要到青州折腾一圈。另从例(6)、(8)、(9)、(12)来看, 天津右卫的兵力来源不仅包括青州右卫, 还有部分出自齐王府的护卫军。

齐王被废于永乐四年, 同年五月, “革青州中、左二护卫及齐府长史司、仪卫司, 官军、校尉分调附近卫所”<sup>⑨</sup>。从这个时间节点来看, 天津右卫的设立, 似乎与齐王被废有一定关联。齐王朱棣洪武三年受册封, 十五年就藩, 此后曾多次奉命领兵参战, 护卫军战斗力很强。废藩后, 护卫军留在青州显然不妥, 拆散安置是朱棣的首选。在这之前, 大力加强青州右卫的实力, 不排除有防范护卫军, 为废藩做准备的可能。

① 《天津右卫选簿》, 第 26 页。

② 《天津右卫选簿》, 第 28 页。

③ 《天津右卫选簿》, 第 33 页。

④ 《天津右卫选簿》, 第 44 页。

⑤ 《天津右卫选簿》, 第 63 页。

⑥ 《天津右卫选簿》, 第 29 页。

⑦ 《德州卫选簿》, 第 209、173 页。

⑧ 《明太宗实录》卷六八, 永乐五年六月庚寅条, 第 957 页。

⑨ 《明太宗实录》卷五四, 永乐四年五月庚戌条, 第 808 页。

永乐初,政治中心迁往北京。在天津设卫,保障北京的侧翼安全是很正常的军事行为。以此为理由,把青州右卫调离,同时“裹挟”一部分齐府护卫官兵离开青州,可谓一举两得。估计这次废藩的顺利进行超出了朱棣的预想,因此才有了张鉴、袁庆等人的青州短暂一“游”。

## (二) 沿海诸卫不满额的原因

洪武三十一年新设立的沿海军卫,一般只有三个千户所,远低于一卫五所的常规编制。在沿海要害地区设置卫所,目的是为了加强海岸防务,兵力严重缺额,不是背道而驰吗?是原本就如此设计,还是另有原因呢?我们先来看几个个案:

(1) 李兴,沐阳人,“洪武二十六年并充总旗,三十一年升百户,调青州左卫”<sup>①</sup>。

(2) 任安,惠安人,“吴元年军,选充小旗。……三十一年,以年深总旗钦除世袭百户,山东管军,五月调青州左卫左所”<sup>②</sup>。

(3) 杨清,建平人,洪武“三十一年以年深除世袭百户,调青州左卫左所”<sup>③</sup>。

(4) 王贵,无锡人,“先系张氏下军,吴元年归附,发广武卫充马军……三十一年以年深总旗除授世袭百户,山东管军,调青州左卫左所”<sup>④</sup>。

(5) 沈良,德清县人,“三十一年以年深除世袭百户,调青州左卫右所”<sup>⑤</sup>。

(6) 刘彝,临淮县人,“三十一年以年深总旗钦除世袭百户,调青州左卫中所”<sup>⑥</sup>。

(7) 陈兴,“骁骑右卫右所马军总旗,三十一年以年深总旗除世袭百户。六月,调青州左卫后所”<sup>⑦</sup>。

(8) 许敬,迁安县人,马军总旗,“三十年除世袭百户,调青州左卫中所”<sup>⑧</sup>。

(9) 李兴,颍州人,锦衣卫水军所总旗,洪武三十一年“以年深总旗除百户。八月,授大嵩卫中所世袭百户”<sup>⑨</sup>。

① 《青州左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第24页。

② 《青州左卫选簿》,第48页。

③ 《青州左卫选簿》,第49页。

④ 《青州左卫选簿》,第50页。

⑤ 《青州左卫选簿》,第57页。

⑥ 《青州左卫选簿》,第87页。

⑦ 《青州左卫选簿》,第116页。

⑧ 《青州左卫选簿》,第78页。

⑨ 《天津右卫选簿》,第25页。

明初战事不断,为表彰长年征战,虽无军功却有苦劳的军士,明朝政府经常以“年深”为理由,授予其百户、总旗等低级官职。这样的批量授官一般不考虑原卫有无空缺,因此,授官后往往要调离原卫,安插到有空缺岗位的卫所。洪武三十一年,山东沿海一口气增加了七个卫和宁津、雄崖等守御所,需要大批军官,这给明朝政府奖励新一批“年深”军士提供了机会。从上面几个例子来看,青州左卫虽然不是新设卫所,但也趁机补充了大批下级军官。莱州卫、宁海卫等沿海“老”卫所因为没有选簿等档案保留下来,暂时未能找到有关案例,但不排除和青州左卫一样,补充了部分官兵。不过,下面几个例子可以间接反映出谁受益更多。

(1)胡士安,章丘人,“洪武四年充军……三十一年以年深总旗除成山卫前所百户,调青州左卫前所”<sup>①</sup>。

(2)王铭,泰州人,“吴元年归附……三十一年除靖海卫左所世袭百户,调青州左卫左所”<sup>②</sup>。

(3)刘庆,六合人,“三十一年以年深除大嵩卫世袭百户,调青州左卫右所”<sup>③</sup>。

(4)杜智,淮安人,“三十一年以年深升大嵩卫中所世袭百户,调今卫所(青州左卫中所)”<sup>④</sup>。

(5)郑茂,亳县人,“三十一年以年深除安东卫百户,本年调青州左卫右所”<sup>⑤</sup>。

(6)张彬,沐阳人,“三十一年以年深除世袭百户,拨灵山卫右所。六月,调青州左卫右所”<sup>⑥</sup>。

(7)吴升,嵩县人,“三十一年除靖海卫前所百户,六月,调青州左卫前所”<sup>⑦</sup>。

洪武三十一年新设七个卫,上面几个例子显示,居然有五个卫的军官在履新不久就又被调往青州左卫。考虑到现存卫所选簿修纂于隆庆年间,且只收入当时仍在该卫服役的军官资料,在明初军队调动频繁的背景下,不能排除有威海卫、鳌山卫的军官也曾在到任不久就被调离的可能。

① 《青州左卫选簿》,第103页。

② 《青州左卫选簿》,第50页。

③ 《青州左卫选簿》,第65页。

④ 《青州左卫选簿》,第76页。

⑤ 《青州左卫选簿》,第60页。

⑥ 《青州左卫选簿》,第64页。

⑦ 《青州左卫选簿》,第107页。

明初,青州的战略重镇地位尚未受到质疑,洪武三十一年的人员补充对其地位的巩固无疑有很大帮助。虽然没有证据,但我们可以相信,莱州、宁海等卫即使也借东风补充了部分兵力,但数量上应该不会超过青州左卫。按常理,这么大幅度的军官调动,会伴随有军士的调整。也就是说,随着军官的调动,会有大批士兵随同来到新的卫所。而这次的兵力调整,青州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

陈兴、张彬和吴昇的资料都明确显示,他们调往青州的时间是在洪武三十一年六月。除李兴外,其他人的调卫时间不明,不排除也有六月的可能。这个时间点颇令人玩味。

当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改年号为建文。建文皇帝早在即位之前,就已经和近臣齐泰、黄子澄等商议好要削藩,解除诸皇叔对帝位的潜在威胁。众所周知,因为缺乏政治经验,建文君臣的削藩行动过于急切,缺乏充分准备,以致引来靖难之变。青州是富有战争经验、手握重兵的齐王的封地,在即位后马上调遣大批官兵到青州,加强青州防务虽然是有说服力的理由,但总兵力上却可以因此超过齐府护卫,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是建文君臣在为废掉齐王做准备。

另需注意的是,上述张彬和吴昇调往青州之前,分别任职于灵山卫右所和靖海卫前所。而从前文对各卫的介绍可知,这两个所并不存在。类似的情形,还有下面几个个案:

- (1) 南阳人李忠,“洪武十四年以年深并胜铁枪,升靖海卫右所副千户”<sup>①</sup>。
- (2) 宛平人侯玉,洪武“三十五年平定京师,升大嵩卫右所副千户”<sup>②</sup>。
- (3) 宛平人刘信,“渡江平定京师,钦升灵山卫右所副千户”<sup>③</sup>。

靖海卫是否在洪武十四年一度存在,无法确认,但右所在大多数史籍中没有出现过。侯玉和刘信都是靖难之役中立过功的新官,他们在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被派往山东沿海,说明至少在建文年间以及永乐初年,大嵩卫右所和灵山卫右所都曾存在。据此推断,洪武三十一年初设七卫时,原来的计划应该是全额配置,各卫在计划中可能都有五个所。但因种种原因,很多计划中的千户所因为军队调动等原因只存在了一段时间就消失了,或者始终就不曾建起来。

新卫所的设立需要足够的新兵,有迹象显示,明朝政府曾在洪武三十一年在山东进行过垛集征兵。如诸城县人杨喜孙即于该年“垛青州左卫总甲”<sup>④</sup>。在当时军户地位还比较高的情况下,另有一些民户主动投充参军,如日照人卜官儿,“洪武三十一年投充青州卫后

①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8册第30页。

② 《天津右卫选簿》,第44页。

③ 《天津右卫选簿》,第23页。

④ 《青州左卫选簿》,第93页。

所总旗”<sup>①</sup>。但此前明朝政府已经多次在山东征兵,兵源接近枯竭<sup>②</sup>,要凑齐数万名新兵,需要时间和过程。而马上到来的靖难之役无疑使征兵计划遭遇沉重打击。

朱棣夺权后,大肆封赏有功将士,骤然增加了大批新官。如何安置这些有功之臣成了一个大难题,类似山东沿海那样距离京师不算太远,便于调用且尚在建设中的卫所无疑是个好去处。从侯玉、刘信等个案来看,沿海七卫各辖五所的架构应该是确立好的。只是因为兵力的不足才逐渐撤并,演变成为后来一般只辖三个甚至两个千户所。

### (三) 徐辉祖建卫是否属实

在洪武末期的第二批卫所建设过程中,经常要提到一个名字——徐辉祖。如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二记载“鳌山卫城……在即墨县东四十里海润乡高山社,国朝洪武三十一年魏国公徐徽(辉)祖开设,指挥佥事廉高创”<sup>③</sup>;万历《莱州府志》则称鳌山卫是“洪武二十一年魏国公徐辉祖开设”<sup>④</sup>。顾炎武《肇域志》记载官家岛寨、芝山寨等五寨“洪武三十一年魏国公徐辉祖奏准开设”<sup>⑤</sup>;乾隆《灵山卫志》指出“府志”记载洪武三十五年魏国公徐辉祖创设灵山卫,《即墨县志》不仅认为“洪武三十五年魏国公徐辉祖设鳌山卫”,而且浮山所、雄崖所也建于洪武三十五年<sup>⑥</sup>,等等。嘉靖《宁海州志》甚至把他的父亲端了出来,称刘公岛上的辛、汪二里居民系“国初魏国公徐达徙之”<sup>⑦</sup>。《灵山卫志》的作者也因为怀疑本卫的设立时间而径直称“洪武五年,魏国公徐达调指挥佥事朱兴筑土城以备倭”<sup>⑧</sup>。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恕不枚举。

在这些记载中,徐达、徐辉祖、洪武三十一年、洪武三十五年是几个经常出现的高频词汇。徐达迁徙刘公岛军民的记载肯定没有根据。徐达病逝于洪武十八年二月,当时山东沿海是否开始执行空岛政策很令人怀疑。即便已经执行,作为明军最高统帅,徐达也不会去过问这等“小事”。至于《灵山卫志》中有关洪武五年徐达调兵兴建灵山卫土城一事,前文已经做过分析。

那么,徐辉祖是否曾经负责布设山东沿海卫所呢?答案是肯定的。永乐二年,山东文士胡士文撰写了一篇《新设威海卫捕倭屯田军记》,文中写道:

① 《青州左卫选簿》,第92页。

② 参看拙著:《明初海防建设与山东半岛人口的迁移》。

③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二《城池》,第792页。

④ 万历《莱州府志》卷三《城池》。顾炎武在《肇域志》中也采用了这一说法。见《肇域志·山东·莱州府·鳌山卫》,第622页。

⑤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福山》,第556页。

⑥ 同治《即墨县志》卷二《建置·城池》,第42页。

⑦ 嘉靖《宁海州志》卷上《地里第一·山川》,第697页。

⑧ 乾隆《灵山卫志》卷一《舆地·沿革》,第11页。

山东海右之民间被倭寇窃发之扰。洪武戊寅春正月,特命魏国公徐、都督朱垛集本处之民,置立沿海卫所,以安斯民于仁寿之域。殆至永乐元年仲春,都督朱复奉新君之命,练兵至威海。思昔皇上所以轸念黎元之意,欲刊诸石以垂神功圣德于不朽,请予为之记……(沿海七卫四所)不过垛四万之民,分设各卫所,号捕倭屯田军<sup>①</sup>。

洪武戊寅,即洪武三十一年,距离胡士文撰写文章不过六年时间。可谓当世人记当时事。而且邀请他撰文的是曾经和魏国公徐某一同经理创建沿海卫所的朱都督。文中提及“垛集”,前文中杨喜孙的例子可与之印证。明初只有一个魏国公,徐辉祖洪武二十一年袭爵,永乐初才因为反对朱棣被废。加之他曾于洪武二十七年奉命同安陆侯吴杰一道“往浙江训练沿海军士”<sup>②</sup>,有相应的工作经验,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到山东沿海主持御倭卫所的设置工作。胡士文的记文可谓铁证如山。

那么,和他一道经理山东沿海卫所的朱都督是谁呢?翻检实录发现洪武末期有两个朱都督,而且都与山东有关。一个是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信,洪武二十八年三月起以总兵官身份“率舟师运粮赴辽东,其海运大小官军悉听节制”<sup>③</sup>。山东沿海是海运船队的必经之路,朱信有机会熟悉沿海的水道及海口、地形等。另一个是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荣,曾负责向东昌府移民、劝耕屯田等工作。如洪武二十八年底,朱荣曾汇报“东昌等三府屯田迁民五万八千一百二十四户,租三百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余石,绵(棉)花二百四十八万斤”<sup>④</sup>。屯民是明初军户的重要来源之一,朱荣也有条件参与经理沿海卫所。不过,从徐辉祖曾“领中军都督府”<sup>⑤</sup>来看,作为其属下的朱信似乎几率更大一些。

靖难之役开始后,徐辉祖站在建文皇帝一边,并曾和靖难军直接对抗,因而在朱棣夺取帝位后马上受到打击,不可能再到山东主持卫所建设,因而有关他于洪武三十五年建置某某卫所的记载肯定是不对的。对此,清人已经有所辩驳。《灵山卫志》的作者就是因此否定府志的记载,进而得出徐达洪武五年修建灵山卫土城的结论的。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明朝政府一口气设置了七个卫,各卫的建设不可能非常完美,从前述各卫官兵当年五月大批被调往青州左卫来看,沿海卫所应处于草创阶段。两个月后,新君登基,政治环境大变。不久,朱棣打起“靖难”旗帜,挥师南下,山东一带成为重要战场,沿海卫所的建设不可避免的要暂时中止,其官兵亦可能被大批调往内战前线并蒙受一

① 胡士文:《新设威海卫捕倭屯田军记》,乾隆《威海卫志》卷九《艺文》。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洪武二十七年三月辛丑条,第3386页。《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第51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七,洪武二十八年三月戊戌条,第3459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戊寅条,第3530页。

⑤ 《明史》卷一〇五《功臣世表一》,第3000页。

定的损失。

朱棣夺权后,海防形势并没有好转,而且有恶化的趋势。山东沿海的卫所建设工作需要重新提上日程。因此,在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重新展开卫所建设是完全可能的。大批被派往沿海的靖难功臣也为重启卫所建设创造了条件。只是主持人不再是徐辉祖,而是换成了他曾经的助手——朱都督<sup>①</sup>。胡士文的记文对此作了如实地记录。所以,有关洪武三十五年徐辉祖创建某卫所的记载可以理解成该卫所由徐辉祖决策设置,但完成于洪武三十五年。其实,洪武三十五年也不会是所有卫所都完成建设的时间,像灵山卫城即是于永乐二年完成修建工作,以至于卫志作者发出“灵山卫又似实建于永乐二年”<sup>②</sup>的疑问。

胡士文在记文中称沿海卫所“不过垛四万之民”应是虚数。因为按照明代的额定编制,七卫四所的总兵力是四万三千多人,这也间接显示在当时决策者的构想中,山东沿海军卫应该是足额配置的。只是胡士文不可能了解当时卫所的建设实况,更不可能想到沿海军卫的兵力永远不会足额。

## 结 语

洪武三十一年集中设立的新卫所和上一批卫所最大的不同就是“皆当要害可以泊舟之处,如胶州守御千户所,海潮抵其南门;鳌山卫,海潮抵其东门是也”<sup>③</sup>,即把第一道防线提前到了海岸线附近。卫所、堡寨、墩台以及巡检司,在沿海一线构成了多层次的防御体系。调整之后,明军的反应速度相应提高,可以在第一时间对沿海墩台的报警做出处置。卫城、所城的选址则充分利用了地理优势,大多选择背山面海格局。另外,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山东沿海卫所除了青州左卫在内陆,宁海卫距海较远外,其他卫所基本布置在海岸线附近。和第一道防线相比,第二道防线明显薄弱。洪武年间,青州设有左、右两卫,齐王府的护卫军必要时也可参战,总体上兵力较为雄厚,对沿海一线可以提供较为有力的支持。在海上巡航尚存的状态下,这样的配置单纯从海防角度来说应该是有效的。

① 据《明太宗实录》卷十二上记载,“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戊子,升朱荣为左军都督佥事”(第205页)。这个朱荣曾在靖难之役中立过大功,不知与洪武末年的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荣是否是一个人。如果是,则当年参与山东沿海卫所建设的应该就是他。只是此朱荣晋升后的职务也是都督佥事,如果是一个人,这次任命似乎不足以表彰他的功劳。朱都督究竟是谁,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② 乾隆《灵山卫志》卷一《质实》,第14页。

③ 周如砥:《驳迂即墨营于胶州议》,同治《即墨县志》卷十《艺文》,第249页。据崇祯年间胶州知州王献吉的报告,可知胶州城并非临海,但“城东三里即海潮往来之地”。周如砥在奏议中称胶州海潮直抵南门基本是正确的。王献吉的报告见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二二《列传·官师》。

永乐四年,齐王被废,护卫遣散,右卫又被抽离,青州驻军数量急剧减少,对海防的支持能力大幅度下降。更重要的是,青州距离登莱沿海明显过远,而相对富庶的登莱平原上,如高密等县几乎没有成建制的卫所军存在。洪武朝的海防体系如同一个椭圆形的盘子,在盘子四周布满了军队,盘子中央却是一片空白。这样的布局缺乏有益的战略纵深,一旦沿海防线被突破,登莱平原地区必然遭到蹂躏。

清初,《安东卫志》的作者赵双璧曾经说到,卫所配置“非独防外,亦以卫内也”<sup>①</sup>。对此,依靠农民起义起家的明朝政府不可能不明白。但山东半岛的军力配置恰恰留下了这么一大片军事盲区。后来的唐赛儿起义,刘六、刘七起义等之所以能在山东半岛上一度打出一片天地,和明朝这种军力配置上的缺陷都有一定的联系。尽管此后明朝政府曾通过设置州县民兵、添设兵备官员等办法尽力弥补,但在明人的观念中,登莱走廊一线的战略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提升。

万历年间,日本侵略朝鲜,山东半岛成为准前线,士大夫纷纷建言献策。其中,山东人冯琦曾提出这样的建议:

齐之所以称四塞者,何也?东面海,西南面山也。惟正北一面,绾毂其口。北自牛山,南至穆陵,万山连绵,二百里不绝。山势西起太(泰)山,南接蒙山,钩连至郡城北始尽,故青州者,海山之间一大都会也。登莱负海,险在郡东;青州负山,险在郡西。山东海面二千七百里,处处可登。出于登则莱不能救,出于莱则登不能救。南而诸城、日照,北而乐安、寿光,则直出于青之境内而反抄登莱之后。盖登莱可捍外不可卫内,若外控登莱,内护省直,扼山海而居其会,则惟青州为重。……青州因山势为城,可据以守;其人轻悍好斗,可训以战;若结以恩惠,授以纪律,则皆可使为兵。内凭百雉,外阻群山,强者乘城,弱者入山以避难,不至尽委以资敌。壁可坚,堦可清,亦惟青州为然。故莫若建青州为重镇,厚增障,广积饷,多屯兵,以据登莱之项背,互相声援,互相灌输,而内于中原添一重保障。切以为于计便<sup>②</sup>。

青州原本是鲁中重镇,洪武十八年前山东都司就设在青州。都司迁往济南后,青州的军事地位日渐下滑,冯琦强调重建这一重镇,使之成为登莱地区战略上的依托,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认为“出于登则莱不能救,出于莱则登不能救”就有问题了。从引文中可以看出,冯琦这样认为的依据是这里无险可守,地理上没有优势,这在冷兵器时代是符合军事建设的大原则的。但这里忽略了一点,即山东半岛属于丘陵地形,可守之险并不是只存在

① 康熙《安东卫志》卷二《武备》。

② 冯琦:《东省防倭议》,《昭代经济言》卷十二,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59册第252—253页。

于沿海地带,在登莱走廊东沿,同样有很多可以屯兵的险要之地,而且由于地理原因,这些险要地区基本不会受到来自东方的威胁。在这里驻军,可以安心地盯住走廊,确保这块沃土不受侵犯。由于地形复杂,在这里驻军对沿海难以形成快速、有效地支持,洪武朝的海防布局因而不曾在这里落子。但历经二百余年洗礼后,依然无视这块沃土,就是眼界问题了。

第二,除补给辽东的海船外,山东沿海的水上力量几乎等于零。嘉靖年间,邓若曾建议在山东“立水寨、置巡船,制寇于海洋山沙”<sup>①</sup>,间接证明了这一点。明初,中央水军重点游弋于渤、黄海,对倭寇形成较大压力,客观上弥补了山东沿海没有水军的不足。但在永乐中取消海运后,这里依旧没有补上这一课,半岛“突出海中,腹背受敌,难于堤备”的弱点暴露无遗,“虽然倭船至岸而后御之,亦未矣”<sup>②</sup>。长期不设水军不仅弱化了防御能力,而且对这里几千年的航海传统构成严重打击。万历年间增设水兵时依靠南来客兵,不能不说是这一战略决策失误种下的恶果。

第三,讨论明初海防政策的学者大多会提及空岛政策,即放弃沿海岛屿,强行把岛上人口迁徙到内陆。无疑,这一政策在山东沿海也曾实施。如史载:“黄岛……地势平敞,旧有居民,因倭寇迁人,遗址尚存”<sup>③</sup>;“莒岛,本莒岛社地,其土肥沃,其山秀丽,中多古墓。洪武间以倭夷为患,因徙其民。岁久,诸墓遂为人盗发,且并去其碑志以灭其迹”<sup>④</sup>;“刘公岛,多林木,四五月间舟人采之。旧有辛、汪二里居民。国初魏国公徐达徙之”<sup>⑤</sup>,等等。

不过,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如前所述,山东沿海之白马岛、阴岛都不曾迁徙居民,相反,在岛上还有驻军和军屯田。沙门岛甚至在永乐年间还增加了五百驻军。类似的现象在其他地区也存在。如临近山东的南直隶安东县东北海中之郁洲山岛,亦设有东海巡检司<sup>⑥</sup>。这些岛屿之所以留有军民,固然和其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有关,但亦能反映出明朝政府在政策的具体落实上,并不是一刀切,而是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态度。也正因为如此,对空岛政策造成的社会伤害不能一概而论。

[作者张金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① 邓若曾:《山东预备论》,《郑开阳杂著》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98页。  
 ② 邓若曾:《山东预备论》,《郑开阳杂著》卷二,第498页。  
 ③ 《肇域志·山东·莱州府·胶州》,第544页。  
 ④ 嘉靖《宁海州志》卷上《地里第一·山川》,第692页。  
 ⑤ 嘉靖《宁海州志》卷上《地里第一·山川》,第696—697页。  
 ⑥ 《明史》卷四〇《地理一》,第915页。